

從宗教層面看池上地區的族群互動¹

張振岳、黃學堂、黃宣衛

一、前言

池上是個多族群共處的地區，最早為卑南族的獵場，布農族也曾出沒其地，然後有西拉雅平埔族、恆春阿美族先後入墾，建立聚落。1875年以後，漢族開始集體移入，屯兵開墾，建立行政體系。1896年日人抵達，先有官辦的日人移民，後有會社招攬的本島人移民。光復初期，外省移民、西部災民相繼湧入，使得這個充滿活力的移墾社會，益發增添文化樣貌的豐富多彩。

平埔、阿美、閩客、外省等族群，分散在池上的十個行政村、²九個原住民部落³中，經過百年來的交互激盪，雖有祖先來源、語言以及文化上的差異，但族群問題並不突顯。唯近年來選舉頻繁，族群意識高漲，在地意識抬頭，各村「社區發展協會」、「部落會議」相繼成立，族群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各族群間，既要保存固有傳統，又要尋求在地認同，各種各樣的民間社團、宗教信仰、文化活動，為族群互動提供了展演平台。其中，就宗教層面而言，池上各村的寺廟眾多、教堂林立，宗教活動頻繁、熱絡，對族群關係的影響既深且遠，是頗為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本文即試圖從宗教層面切入，初探池上地區的族群互動樣貌。

1 本文是行政院國科會整合型計畫（100-2420-H-001-011-MY3）之部分成果，感謝該單位提供之經費補助。審查人費心閱讀，並提出不少建設性修改意見，一併在此誌謝。

2 即：福原、福文、大埔、新興、慶豐、大坡、錦園、萬安、富興、振興。

3 即：大坡 (Tapo)、慶豐 (Kepuwa)、富興 (舊名「水墜」，Cikowahay)、振興 (Masataka)、福文 (Cicalaay)、福原 (Ciataw)、大埔 (Kalukapuk)、陸安 (Lihekoai) 與新興 (Fangafangsan)。

二、池上地區的族群與宗教簡介

（一）族群發展概況

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初，池上原為「卑南覓七十二社」所控制的區域（林聖欽，1995:12）。其間，卑南族在池上平原的活動，主要是出草、狩獵，並無建社定居的紀錄。十九世紀初，布農族的巒、郡兩社群，開始遷移到秀姑巒溪上游及池上平原西側新武呂溪流流域山區定居後，對池上平原的卑南族人造成威脅，卑南族的勢力才逐漸退出，境內族群結構遂起了變化。⁴（潘繼道 2010:10）

清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西拉雅平埔族分別由北、中、南三種路線遷移來到池上，因為當時池上是南方卑南族、北方阿美族與西方布農族三大勢力的緩衝地帶。其中新開園、萬安、水墜（今富興村）等庄落的先民，為西拉雅支族與大滿亞族，而大坡庄的先民則為馬卡道支族。（張堯城 2001a:245）

清末同、光之際（約 1870-1880 年間），恆春一帶（Palidaw）的阿美族為了躲避盜匪的侵擾，經過不同的路程分別遷移來到池上，如：Soel 的家族、禮弼（Tipir）的家族等等。初來池上的恆春阿美族與平埔族和平相處，但與布農族曾經有一段非常緊張的關係。（陳春榮 2001:259-261）

清光緒初年（1875 年），封山禁令解除，進而實施「開山撫番」政策，隨者官招民墾與民招民墾，來到東部移墾的漢人增多，新開園成為東部地區的重要聚落之一。日據時期並未減緩西部的移民潮，漢人移墾者日多。（簡淑瑩 2001:309）

1932 年，池上居民計 413 戶 2671 人，漢族人數已超過平埔族，各籍人口如下表：

4 據潘繼道引述丘其謙之說法：布農族丹社群出獵於新開園（今池上鄉錦園村）時，曾受窘於卑南族，於是請和，獲得卑南族允許，雙方互換弓矢以為信，相約下次月圓夜各率族人訂盟於此。屆時，雙方族人聚集新開園，議訂溪以南（富里鄉富里村、永豐村、豐南村一線以南）屬於卑南族，以北屬於丹社群，各不越界狩獵。丘氏認為此事發生的時間，可能是在 19 世紀初葉。（參見丘其謙，1966:9-11）

表 1 昭和七年（1932）池上現住人口統計

村落名	本島人				其他		備註
	福建	廣東	熟蕃	生蕃	內地	中國	
新開園	199	315	367	714	33	5	
池上村	94	204	121	228	16	9	
萬安	64	81	78	37		1	
各籍小計	357	600	566	979	49	15	

資料來源：《台灣現住人口統計》，昭和 7 年（1932），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p：286。

台灣光復（1945 年）以後，國民政府為了安置大量退伍軍人的生活，在池上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於是從民國 42 年（1953）起至 64 年（1975）間，湧入大批榮民到池上進行墾荒工作。隨著社會環境與經濟型態的轉變，以及遷移人口的遽增，池上平原從單純的農業社會，逐漸轉為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的綜合型聚落。（同上引：309）

池上全鄉現有住民 3251 戶 9196 人（池上鄉戶政事務所 2010 年 12 月），據 1997 年統計，池上鄉 10 個村的人口結構：福原村閩、客、外省籍居多，福文村以閩南、外省籍為主，慶豐村以客家與漢化平埔族為主，大埔村阿美族過半，另有客、閩、外省籍混居，新興村、錦園村均以客家居多，而閩南（包括漢化平埔族）次之，萬安村客家佔八成以上，富興村為阿美、客、閩、外省混合地區，振興村以阿美族為主（夏黎明 1999:100-113）。

（二）宗教信仰概況

池上地區的閩客、平埔族群大多信仰佛、道教，外省籍自成一生活圈，原住民族以恆春阿美族為主，一度近七成是「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的信徒，然目前多數則拿香拜拜。

2001 出版的《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 2001），將鄉內宗教分為道教、佛教、基督教會、一貫道堂、民間信仰五類，此處將道教與民間信仰併為一類，分成四類，同時加上阿美族的傳統信仰，略述如下。

1. 道教與民間信仰

《池上鄉志》所載道教寺廟（觀）有六：

- (1) 保安宮（錦園村）：創建於清末，主祀神農大帝（又稱五穀爺），從祀註生娘娘、媽祖諸神。1959年設管理委員會，登記信徒66人（1997），每年農曆4月26日五穀爺生日，為全鄉性祭典。
- (2) 福德宮（慶豐村）：創建於清末，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1985年設管理委員會，登記信徒有37人（2001），每年農曆2月2日土地公生日，為全鄉性祭典。⁵
- (3) 玉清宮（福文村）：創建於1948年，一樓主祀關聖帝君、二樓主祀玉皇大帝，1983年設管理委員會，登記信徒233人（2001），每年農曆正月9日天公生日、6月24日關公生日，均屬全鄉性祭典。
- (4) 慈善堂（錦園村）：1959年建壇，主祀觀音菩薩、阿彌陀佛、西拉雅太祖祀壺，採管理人制，登記信徒33人（1986），每年農曆4月8日浴佛節、7月26日地藏王菩薩普渡、9月15日太祖聖誕等，為主要活動。
- (5) 北極玄天宮（富興村）：清末建壇，1983年建廟，原主祀玄天上帝、西拉雅平埔族老祖祀壺與金身，採管理人制，登記信徒25人（1986），每年農曆正月15日開基元祖（老祖）聖誕、3月3日上帝公生日為主要祭典，十餘年前老祖被迎至錦園村，目前開基元祖（老祖）聖誕已停止。
- (6) 福原大埔福德祠（福原村）：1934年創建，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公、土地婆），1996年設管理委員會，登記信徒37人（1996），每年農曆2月2日土地公生日、3月23日媽祖生日為主要祭典。

民間信仰方面，私人神壇9處、福德祠23處、14個神明會組織、6處媽祖戲組織、土地公福⁶與收冬戲6處、2個全鄉性廟會（元宵繞境、中元普渡）、2處有應公祠。（張

5 大陂福德宮祭祀圈原只有慶豐、大陂、福文、福原等村，民國76重建後才逐漸擴展成全鄉性之信仰，近年間，客委會推廣「客家收冬戲」活動，此舉更加速大陂福德宮成為全鄉性角頭廟之趨勢。池上鄉內的福德祠在民國60年代以前普遍都有「食福」之俗，現在只剩萬安村的魏家庄水頭伯公有食福與做新丁板之俗。

6 農曆2月2日土地公生日有辦桌請信眾者，客語稱「食福」、「食伯公福」。「土地公福」即該土地公廟之祭祀組織。

振岳 2001a:771-776)

2. 佛教

佛寺以靜態誦經、禮佛為主，信徒大多為個人信仰，與社會人群少有互動。《池上鄉志》登載佛教寺院四：

- (1) 福蓮寺（新興村）：建於日治 1936 年間，開山法師釋修圓，主祀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年中禮拜千佛、浴佛節、盂蘭盆會、阿彌陀佛等法會，1989 年登記信徒 44 人，分散全鄉及外地，鮮少有家族式參與。
- (2) 佛光禪寺（富興村）：1955 年由釋維光法師開山，為一藏密道場，主祀十方佛。1990 年登記信徒 32 名，每年農曆 10 月舉辦「十方法會」，信徒來自全省各地，本地信眾不多。
- (3) 法林寺（慶豐村）：1963 年釋信道法師傳入，1965 年在現址建寺，專祀東方藥師佛，主要活動為農曆 9 月 9 日藥師佛誕，另有普渡、千佛法會。1989 年登記信徒 33 名，分散全鄉及外地，少有家族式參與。
- (4) 菩提寺（福文村）：1967 年由宏省尼師開山，主祀釋迦牟尼、藥師、阿彌陀佛，年中舉行盂蘭盆會、梁皇法會、千佛法會等，1980 年登記信徒 32 人，1986 年設「菩提寺功德會」，頒發獎助學金給鄰近學校的學生。

3. 一貫道

大埔村內有一闡德宮屬此系統：1948 年白水老人（韓恩榮）奉師母月慧菩薩（孫慧明）之命，由中國大陸來台開荒闡道，一樓主祀關聖帝君，二樓主祀金公祖師（路中一），1992 年設管理委員會，登記信徒 40 人（1992），每年農曆 3、6、9、11 月 15 日無極老母大典為主要法會，無對外開放之活動。

4. 教會

《池上鄉志》所錄教會共有六處：

- (1) 池上長老教會（福原村）：1928 年創設，1939 年建堂，2001 年登記教友

- 158 人，漢族為主，近年有少數阿美族加入。
- (2) 池上善牧天主堂（福文村）：1950 年建堂，登記教友 80 人（2001），信徒包括漢族、阿美族、布農族及外省族群。
- (3) 萬朝基督教會（福文村）：1975 年建堂，信徒以本地退輔會台東農場所屬開墾榮民眷屬為主。
- (4) 池上真耶穌教會（福文村）：1972 年創建祈禱所，1974 年建堂，教友 40 人（2001），信徒以漢族為主。
- (5) 萬國聖經研究會池上教會聚會所（大埔村）：1932 年由日籍傳教人小阪傳入，1948 年創建聚會所，教友 150 人（2001），以阿美族為主。其後，又另成立「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
- (6) 富興長老教會（富興村）：1977 年建堂，教友 19 戶（2001），以富興 (Cikowahay) 及振興 (Masataka) 部落阿美族為主。

5. 池上阿美族的傳統信仰

除了以上的宗教現況之外，池上地區目前最主要的原住民是阿美族，他們的傳統信仰雖大多已隱而不顯，但族人仍保有若干記憶，茲根據陳春榮（2011）的報導，略述如下。

1. *mangngangay*：一般稱為巫師，類似漢族的乩童。阿美族人請巫師作法，多半因久病不癒、家中不順，或家人行為怪異等。巫師作法時，須備妥三種物品：一為五節芒的葉子 (*safaseur*)，葉尖向東方生長者方具法力；二為香蕉葉 (*lo'oh*)；三是酒。供品為雞、豬肉、糯米糕點之類。早期，大坡村的 Pacidal 氏族陳阿石一家，對此較有研究。
2. *miftir*：祈福，出門打獵、遠行，或親友來訪時，由家中主人為之。打獵出發前，主人端一杯酒用食指沾酒往外灑，表示敬天、敬地、敬祖靈，祈願豐收平安回來。出遠門時，也以相同方式祈求旅途平安，早日歸來。宴請賓客時，除了祈求賓主盡歡外，亦為來賓祈福。
3. *mi-edaw*：竹占，通常用以指引迷津。例如，選定婚喪喜慶、祈雨祭、搬家時的好日子，或家中牛隻遺失，請求指引方向。施法時，法師用直徑 2-3 公分、

長 15-20 公分的木頭，用腳踏實木板後蹲下，含一大口酒向空氣中噴出，表示對天、地、祖先的崇敬，取長 20 公分左右的薄竹片，兩端用雙手手心向上抓緊後，緊貼木頭下方用力左右搓拉，直到竹片斷裂為止。然後，將斷裂的竹片用拳頭拇指雙雙往中心方垂直往下壓，根據竹片參差不齊的裂痕，斷定吉凶，過去老人即透過法師的竹占，指引方向。

另外，根據大坡部落耆老蔡錦富口述，日據時期，池上水利設施尚未完善，新武呂溪、錦園小野溪，以及南、北溪匯流的慶豐溪，都還沒有整治，颱風季節三溪合流注入大坡池內，往往大水淹過新生路。曾經有三個阿美族人因此溺斃，屍首在目前慶豐土地公廟尋獲。鄉民為安頓其魂魄，在該處立了三個石頭，這些石頭，至今仍在慶豐福德宮內矗立著。

綜合以上各節所述，目前池上地區的宗教活動可分為寺廟和教會兩大系統，前者包括佛教、道教與民間信仰，後者指基督教、耶和華教、天主教等。兩大系統的發展分別敘述於第三節與第四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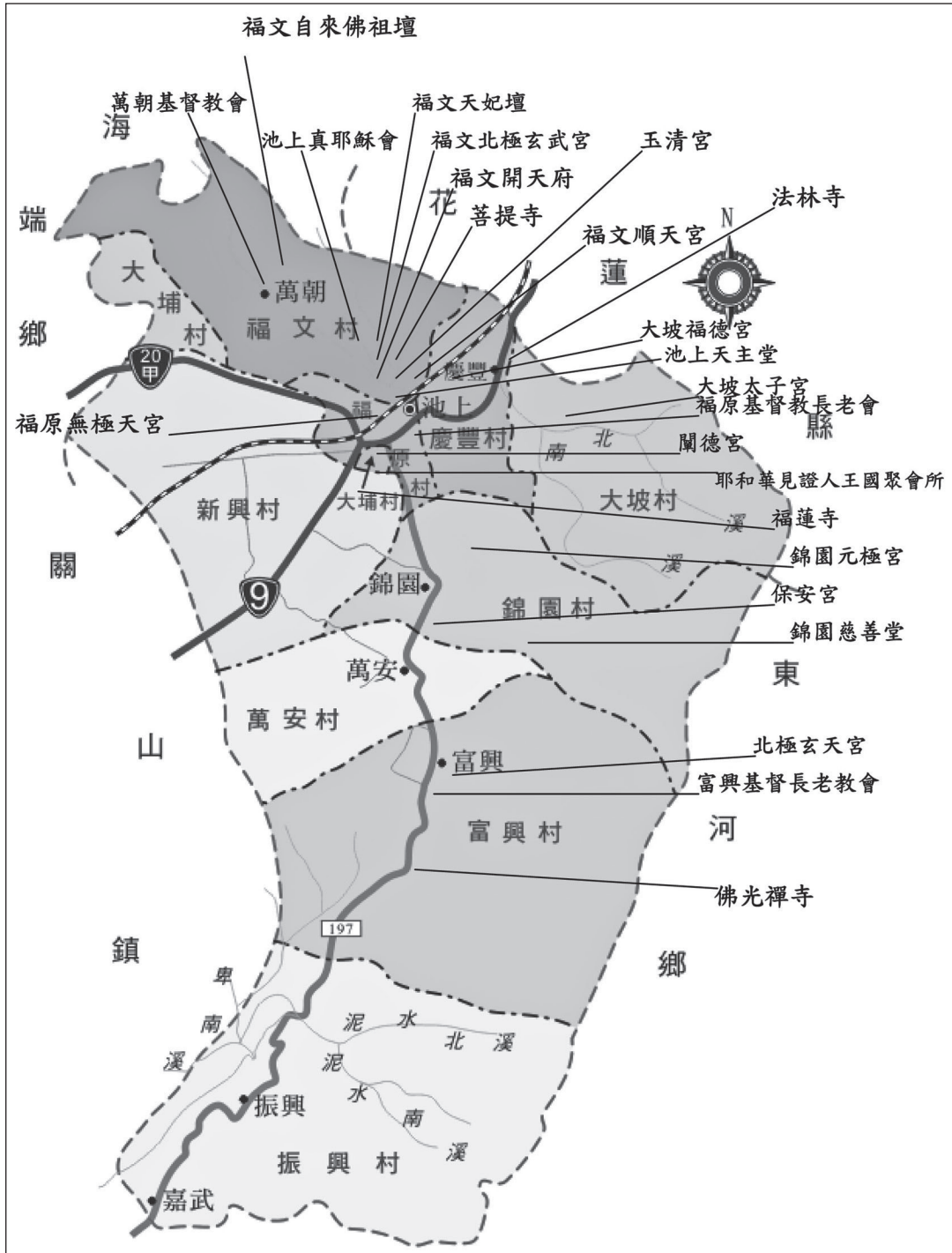


圖 1 池上地區寺廟與教堂分佈

三、寺廟系統的發展

池上地區各村落遍布寺廟神壇，以民間信仰最普遍。其中，佛教、一貫道寺院，以供佛、清修為主。有些寺廟，以西拉雅平埔族祀壺信仰開基，逐漸發展起來，通常有乩童開壇辦事。漢族信仰形成的祭祀圈，一般無乩童。此外，池上阿美族人開設的神壇，也多達五個，一併略述如下。

（一）佛教與一貫道

1. 福蓮寺

福蓮寺位於新興村北端，與大埔村相鄰。1937年，開山法師釋修圓自花蓮東禪寺分割觀音菩薩香火，在大坡池畔一茅草屋內供奉。1941年，由曾貴春、莊銀波等發起，將其改建為木造屋。1975年，由杜錦枝、謝春堂等人發起，募款七十餘萬元，改建為現有鋼筋水泥建築規模，1977年完工安座啟用，係池上歷史最久的佛寺。⁷

釋修圓俗名鄭阿鬱，玉里人，原為不識字婦人，發願建寺念佛，屬淨土宗，供奉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佛），而以觀世音菩薩為主神。年中祭典，包括農曆年初一至初三的禮拜千佛，四月八日浴佛節，七月一日盂蘭盆法會，十一月十一日阿彌陀佛法會等。往年的浴佛節，於舊曆四月初四、初六、初八三天分別在法林寺、菩提寺、福蓮寺舉辦，三寺互相支援。本寺普渡、放焰口等需誦經時，由菩提寺派出家眾支援。

民國六、七〇年代，福蓮寺與玉清宮、保安宮為池上三大信仰中心，信徒以池上鄉民為主，新興村居民多為其信徒。當時，福蓮寺承辦福原、新興、大埔三村中元普渡祭典，並與玉清宮、保安宮輪流主辦全鄉性普渡。在村民觀念中，宰殺的闍雞愈大則愈虔誠，年節之際，都會備辦三牲祭拜，信徒熱心出錢出力，供養建廟，漸具現今規模，一度香火頗盛。民國八〇年代初，釋修圓將福蓮寺交給台東佛教會，由佛教會派出家法師擔任住持，法會、祭典以素食供佛，鄉民的葷食供品只能擺路邊。其後，不接受葷食供品。同時，自1992年起，中元普渡改由大埔福德祠承辦（邱彥貴

7 謝春堂收藏〈本寺沿革〉，該廟建廟主任委員杜錦枝1977.05.20撰。

1999:112)。現任住持釋慧念法師，常年在高雄縣六龜鄉，年節及法會時才回來主持。日常廟務，由釋惟本尼師負責。2011年，福蓮寺預定的主要活動，為正月初一至初三的「新春禮拜千佛法會」，以及農曆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的「盂蘭盆法會」。

2. 法林寺

法林寺開山法師釋信道，俗名劉富勳，高雄美濃客家人，受戒於白聖法師，本修淨土，其後以藥師佛較能利益眾生，以供奉藥師佛為主。1963年，南部臨濟宗佛教團體在福文村創立「東興精舍」（舊址在現今福文村辦公處），由煮雲、星雲、靜心等高僧前來講經並教授誦經，信徒日眾，而由釋信道法師常駐東興精舍，負責池上弘法事務。其後，釋信道召開信徒大會，決定在慶豐村開創法林寺。1967年，登記立案。

法林寺位於池上慶豐村圓明山，為台東唯一專祀東方藥師佛的寺院。創建時，僅六分多地，在北部信徒護持下，規模快速擴大。1989年，興建「藥師琉璃光寶殿」，係信徒李祖原建築師免費設計。正殿後山佔地120坪的臥佛殿，由台北信徒所捐。寺中藥師佛、日光佛、月光佛及兩側八大菩薩之漢白玉佛像，造價約新台幣二千多萬，係由大陸名家精心製作，而由羅馬磁磚董事長夫人所贊助。在全省各地信徒護持下，法林寺現今佔地十餘公頃，除正殿、臥佛殿、靜修道場、釋信道法師紀念館外，還有大眾禪房、齋堂、會議室等，可容納百餘信徒住宿和靜修。

民國七〇年代，釋信道結合地方人士組成管理委員會，大力推動法林寺與在地人的互動，包括經懺、放焰口各種法會，與鄉民互動熱絡，⁸信徒頗眾，頗受敬重。其間，並在台北縣新莊設法林寺分院，釋信道擔任住持期間，為該寺全盛時期。1990年，釋道信在台北新莊宏法期間圓寂後，初由釋信道次子釋常田接任住持，因其外場法事甚多，乃由釋信道長子釋法忍（劉德鑑）接掌寺務，釋法忍不久因病往生，2009年復由次子釋常田繼任迄今。⁹釋常田強調佛教儀軌，經常外出遊方，接任住持後一度封山。法林寺信徒遍及全省，而以台北縣、市為主，多為釋法忍之友人。就東部而言，來自

8 為往生者超渡、放焰口等，大坡阿美族「大間厝」屋主蔡賢生過世時，為表隆重，特邀法林寺高僧舉辦三天法會，蔡家至今仍津津樂道。

9 釋法忍師事高雄傳孝法師（崗山臨濟宗開證法師弟子）。釋常田師事靜心長老。

關山的信徒多於池上。¹⁰

3. 菩提寺

菩提寺位於池上玉清宮附近，開山住持為宏省尼師，俗名陳老翼，受戒於基隆十方大覺寺普欣法師。曾在關山南山寺佐理寺務，後發願在池上弘法，1967年購買原名「菩提禪寺」的草庵。1968年，完成大悲殿，其後八年間，陸續完成大雄寶殿、地藏王殿、功德堂、納骨塔、齋堂等。1973年5月20日，改名「菩提寺」。1980年6月，釋修傳接第二任住持。1989年，釋宏省圓寂。

菩提寺有國際佛光會，信徒約百餘人，定期共修。另有念佛會，為往生者助念。1986年，設立「菩提寺功德會」，每年提撥獎助學金，鼓勵中、小學生，廣獲鄉民肯定。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省政府頒獎表揚。目前，信徒多為附近居民，也有身體不適者前來靜修。由於菩提寺面積有限，民國八〇年代初，在萬安魏家庄購地興建「佛教蓮宗淨苑」，即釋宏省紀念館，以供清修、講道之用。現任住持釋傳孝法師，長年在高雄，年節或有法會時才回寺中。¹¹

4. 佛光禪寺

佛光禪寺位於富興村，開基住持釋維光法師，本名莊炳南，屏東縣東港鎮人，早年外出南洋謀生，因在當地重病纏身，遂發願如果病情好轉，將返回台灣出家蓋寺院，後來果真病情好轉返台，聽聞鳳山林萬祥所修教派很奇特，遂與林萬祥結拜並跟著學習。林萬祥被尊為總教官（該教派對傳法人的稱呼），時年已七十多歲，原係道教徒，十七歲東渡日本，跟隨日本師父學習「先天密」，據稱，其密法得自某大陸和尚，乃赴大陸尋訪該和尚，和尚見到釋維光，告訴他：已經等他十年。和尚傳法給他之後，即告圓寂。1955年，釋維光隻身前來台東現址建立道場，1957年改為傳統佛寺建築，1990年再度改建為現今蓮花座造型。

釋維光從林萬祥習得「拜十方」的教法，分別為（國土恩）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10 訪談謝辰昌，2011.03.11。

11 訪談釋惟本法師，2011.03.18。

(父恩)南無東方藥師琉璃光佛、(沙門恩)南無東南方盡精進佛、(兄弟恩)南無南方解厄寶生佛、(眾生恩)南無西南方寶蓋照空佛、(母恩)南無西方阿彌陀佛、(善智識恩)南無西北方開化菩薩佛、(姊妹恩)南無北方如意成就佛、(外道恩)南無東北方壞魔慢獨步佛、(使用人恩)南無下方獅子吼佛、(師長恩)南無上方梵音佛等，共十一尊佛。除西方阿彌陀佛位於佛緣禪寺(隔新武呂溪對望的海端鄉)之外，其餘十尊佛像皆位於佛光禪寺內，依方位安置供奉。所有佛像都是大陸杭州師傅以樟木雕刻，且色依五行，各有不同。1989年，釋維光往生，由釋傳靖接任住持迄今。每年農曆10月1日到10日，舉辦「十方法會」，每日一方法會，來自全省各地信徒超過千人，以外地人居多(羅世明 1997: 61-62; 趙川明 1996: 124-125)。

5. 闡德宮

闡德宮位於大埔村，為一貫道道場，主祀關聖帝君與孔子，係發一崇德文教基金會直屬七大道場之一。1970年創建時，因尚未解禁，信徒以祭祀孔子為由，以孔孟學會名義申請，實為信徒禮佛講道之所，原為平房，後因信徒急速增加，乃釀資改建，1985年完成現有規模。一樓正殿中央，供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及關聖帝君神像，二樓正殿供奉彌勒祖師、濟公活佛、月慧菩薩等神像。闡德宮之道親遍及玉里、富里、池上、關山、鹿野、台東等地，閩、客、外省榮民、阿美族都有，而以客家居多，原住民甚少。

(二) 民間信仰

1. 以西拉雅平埔族祀壺信仰為基底的寺廟

西拉雅族三個群都有「祀壺」信仰，目前已成此族傳統神靈信仰的象徵，以「祀壺行為追蹤西拉雅族群分布」的方法，遂成調查西拉雅族群最主要的方法。祀壺的名稱繁多，計有：太祖、案(甕)祖、老祖、姥祖、祖祖、公廨媽、公廨祖、開基祖、南路開基祖、放索開基祖、赤山萬金放索開基祖、馬崙祖、阿立祖、阿立母、壁腳佛、門後佛、豬仙祖、向缸祖、向祖等稱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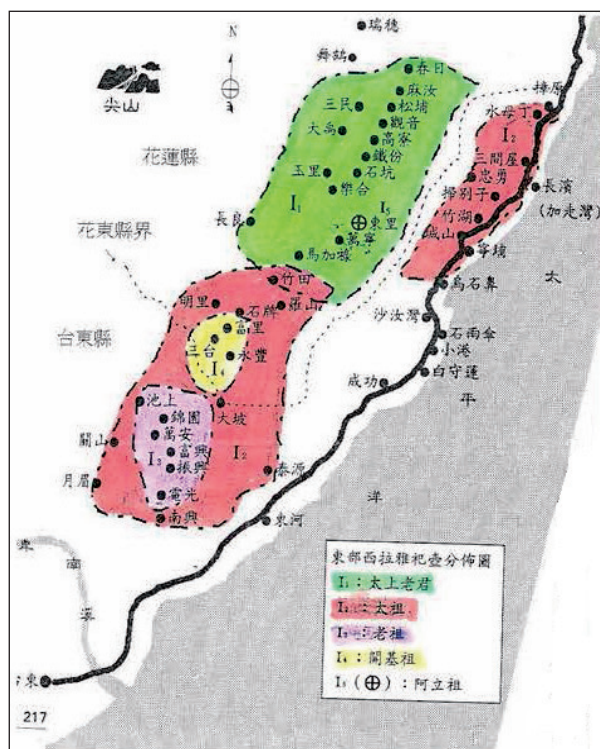


圖 2 東部西拉雅族祀壺信仰分布圖

祀壺的型態，可分為公廨（公向）祀壺與家族（私向）祀壺。或者分為公的系統、私家系統、尪姨系統。如以「地理區」分類，大致可分成五個信仰區：（1）阿立祖／公廨媽：此稱呼只出現在大庄公廨。（2）太上老君／老君：分布範圍從富里鄉竹田村往北延伸到玉里鎮「河東」的春日里一帶。（3）太祖：從竹田村往南到關山鎮的電光里及里壠里一帶，以及東海岸長濱、成功一帶。（4）老祖：從池上鄉往南到關山鎮電光里的新武呂溪東岸一帶。（5）開基祖／南路開基祖：分布於富里鄉富里村到富南村一帶（張振岳，1997:40-43）。（見圖 2）

西拉雅族群的祖靈信仰，因亞族（群）不同而略有差異。池上地區西拉雅族聚落屬三群混居，唯各群之間仍有分別，如萬安、富興兩村以西拉雅（四大社）、馬卡道群為主，新開園以西拉雅、大武壠（大滿）群為主，慶豐村以馬卡道群為主（同上引書：39）。

綜上所述，池上地區西拉雅族的祀壺名稱，較普遍的稱呼有太祖、老祖，而老祖是池上地區的主要名稱。另有「開基元祖」之稱，則是本地所特有，乃富興北極玄天宮所創。池上地區的祀壺，也有公眾系統、尪姨系統和私家系統。公眾系統，是在聚落內接受居民公開祭祀者，而公眾系統又與尪姨系統互為因果，一般會成為公眾系統的祀壺，其供奉者多少都具有傳統「尪姨」的色彩。本鄉則以錦園慈善堂、富興北極玄天宮最具代表性。私家系統的祀壺，在西拉雅族人的傳統分布區內都可看到，但供奉者一般都密而不宣，根據本文第一作者在 1990 年代中期的調查，富興村內至少有 3 處、萬安村多達 5 處以上，錦園村內也有 2 處以上。

(1) 錦園慈善堂

慈善堂位於錦園村後山鳳梨園山坳，外觀與一般道教宮殿式建築無異，供奉亦以佛道神祇為主。較特別的是，入口處飾以原住民雕刻，廟堂之上太祖（阿立祖祀壺）與諸神並列。實際上，此廟創立之前，太祖尅姨陳清雲已在當地以「番仔向」救世。陳清雲係來自恆春的西拉雅裔平埔族，其所供奉的太祖祀壺具二百年歷史，陳清雲本身師承太祖尅姨，其家將軍柱有山豬頭骨以「做向」施法，能以符咒治病，對於幼兒發育不良之症（俗稱「著猴」），尤為靈驗，在山區盛極一時。陳清雲因傳承尅姨法術而無子嗣，領養楊秋菊為養女。¹²日治末期，被觀音佛祖選定為乩身的吳進法「疏開」至此，¹³佛祖看上這塊地理，而在吳進法被陳清雲招贅為女婿後，¹⁴佛祖借太祖法力行乩救世，香火十分興旺，乃設「救世壇」，即慈善堂前身。¹⁵據此，平埔族的太祖實為該堂草創時期的源頭信仰。

本堂設於 1957 年間，吳進法獲富里鄉萬寧村朝寧宮媽祖指示，迎回觀音菩薩（觀音佛祖）令旗供奉於家。1959 年間創設「救世壇」，主神觀音佛祖，左側旁祀 4 個太祖祀壺（九姐妹）¹⁶及將軍柱、向缸等。1974 年間，再擴建成佛道教綜合式的寺院，改稱「錦園慈善堂」，內祀神祇以佛、道諸神為主。近年來，已將開基的觀音佛祖、太祖祀壺移到後殿內供奉，而太祖將軍柱所掛豬頭骨亦已移除。陳清雲往生後，尅姨法術遂告失傳，救世壇由楊秋菊主持，吳進法身兼佛祖和太祖之乩童。由於太祖法力高強，成為佛祖得力助手。奉神明諭示，太祖乃「番仔神」，雖具法力但未列仙班，

12 據吳家人指出，習尅姨法術者，必致「貧、破、絕」之一，陳清雲因無子嗣，收年僅三歲的楊秋菊（阿有仔）為養女。

13 日語「疏開」即疏散之意，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局為躲避空襲而採取的措施。

14 吳進法係觀音佛祖之乩身，經過詳下文。

15 訪談吳進法、吳三花、吳聰和等紀錄，2010.10.19 於福文吳聰和宅。

16 錦園慈善堂的 4 個太祖祀壺中，最小一個壺體一般在祭祀時擺放最高，因為她是「救世壇」開基的本壺，是由吳進法之妻楊秋菊女士的養母清雲所傳下，陳氏生前為太祖的乩花，相傳此尊太祖有「九姐妹」，慈善堂的另外 3 個太祖祀壺，就是在開壇救世後，陸續找到的「失散姐妹」，這是筆者（張振岳）在 1993 年間所見，2010 年 7 月間再訪時，發現法會神壇上已有 9 個（祀）壺，經正清法師口碑，這些祀壺為太祖近年所收之契子（女）分出供奉之分身，已無「太祖九姐妹」之說法。

且常以法力做弄人，佛祖乃將其收伏並送往西方茹素修行三年，後升座與諸神同受香火，自此只能行善而不再做弄人，有別於昔日「壁腳佛」形象。太祖嗜檳榔、糯米飯、酒、肉及原住民舞蹈，每年農曆9月15日太祖聖誕，慈善堂均會備辦山地美食及「跳戲」以娛之。



照片 1 2010 年 9 月 5 日池上慈善堂舉行普渡法會中，信眾供奉太祖的祭品，以原住民美食為特色。（黃學堂攝）

楊秋菊主持慈善堂期間，由吳進法擔任乩童，其三男吳聰榮任「桌頭」辦事。楊秋菊往生後，遵其遺願將慈善堂交由吳聰榮接掌。吳進法則轉往池上鄉福文村張東榮主持的「自來佛祖」壇擔任乩童。目前，慈善堂住持為「正清法師」吳聰榮，¹⁷每逢農曆三、六、九日行乩救世。太祖則認了很多男、女「契子」，是目前太祖行乩救世的「乩花」。

17 吳聰榮皈依台東東禪寺曹洞宗玄光禪師法號「正清法師」。玄光禪師為台東東禪寺開山住持了覺禪師之子，了覺禪師之父為福州人，日治時期來台東，在新開園成家。了覺生於新開園，22歲東渡日本京都讀佛學院，24歲剃度皈依曹洞宗，1942年返台在池上淨修，1946年3月在台東建成東禪寺。

據田野觀察，2010年9月4日（農曆七月二十六日）地藏王菩薩普渡日，慈善堂有台東市長、縣議員等多位政商人士蒞臨，來自台東馬蘭的阿美信眾佔五成以上。午間，阿美族即興歌舞，原住民同漢族一起祭拜、進食、歡唱，顯得自在而融入。供奉太祖的供桌上，擺滿了糯米飯、麻薯、糯米粽、鹹豬肉、米酒、檳榔等，太祖祀壺披著色彩鮮艷的原住民服飾，與諸神同列。當天下午，善男信女排成兩行隊伍，依次接受乩童驅邪的儀式。2010年10月24日（農曆九月十七日），慈善堂舉辦太祖聖誕祭儀，因考慮遠來信徒之便，選在週日舉行祭典。當天，有本堂分靈出去的十一尊太祖祀壺返回本廟，祭品以原住民美食為主，中午也有唱歌、跳舞等活動。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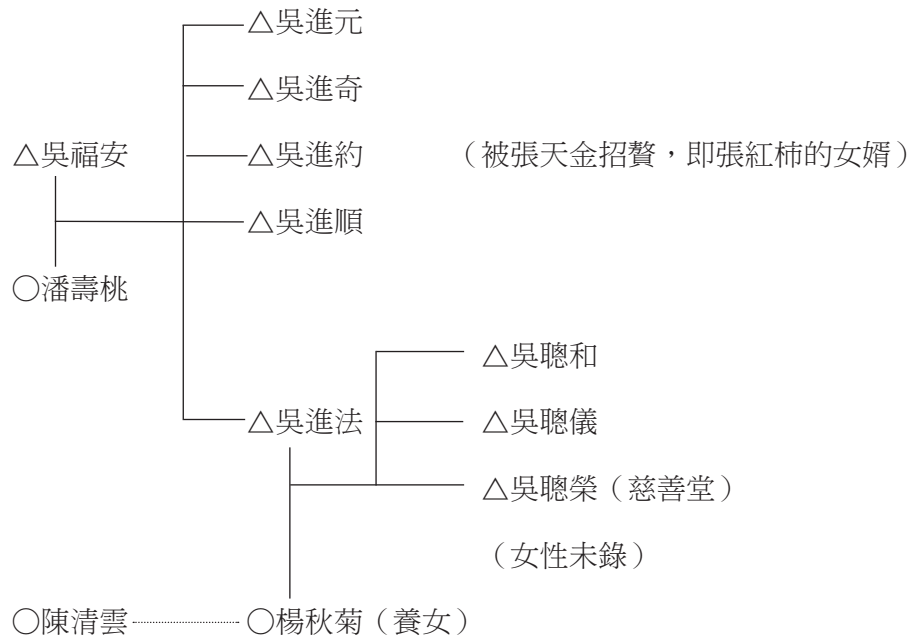
照片 2 2010 年 10 月 24 日池上慈善堂太祖聖誕，自本堂分靈各地的太祖回鑾者共 11 尊，前方有信徒供奉的手工藝品。（黃學堂攝）

18 黃學堂 2010 年 09.04、10.22、10.24 等日採訪。



照片 3 2010年9月5日池上慈善堂普渡法會，中午休息時，原住民信眾自行載歌載舞同樂，(黃學堂攝)

慈善堂吳進法家族世系



(2) 富興北極玄天宮

北極玄天宮位於富興村，廟埕正前樹立五根高大的令旗，左側有座小廟為五路元帥兵營。主體建築約百坪，左右為三層鐘鼓樓。本宮開創者張明鳳，其家本係高雄縣旗山口隘人氏。日治時期，張生及其妻戴禮攜子張保、張红柿等一家移墾台東，並將神農大帝、媽祖、玄天上帝等神明帶來，供奉於萬安自宅。1969年，神明降乩指示：要張明鳳為上帝公乩身。其後，張明鳳通過上刀梯、進八斗及受禁七日等道儀，領玉旨成為乩身。1982年，張氏後代子孫將諸神明集中設立玄天壇救世。1986年開始建廟，改稱北極玄天宮。主神為玄天上帝，同祀有神農大帝、媽祖，中壇元帥、趙元帥、張元帥等（趙川明 1996：130-131）。早先，玄天宮前右側「北極玄天壇」供奉西拉雅族馬卡道群的「老祖」（開基元祖），每年農曆正月15日元祖聖誕日舉行夜祭，並請當地阿美族人來牽曲（跳戲），3月3日玄天上帝生日、4月26日神農大帝聖誕，均有盛大祭典。此外，每年均組團赴南投松柏坑受天宮進香。信徒以富興村民為主，外地遠從台北來者亦不少。

1974至1987年間，張明鳳任玄天上帝乩花時，每逢農曆三、六、九行乩救世，信徒人滿為患，由潘德等三人輪班擔任桌頭，香火盛極一時。其間，張明鳳曾到台北縣板橋設分壇，為玄天宮全盛時期。1986年，玄天宮正式申請寺廟登記，由張明鳳長子張東榮（張峻榮）為首任住持，張明鳳為上帝公乩身，掌控廟務。其後，玄天宮因故分裂，張明鳳長子張東榮在福文任「自來佛祖」壇主，玄天宮由張明鳳四子張瓏議接管，張明鳳本人則在錦園村另設「元極宮」，供奉開基元祖金身。玄天宮因老乩童張明鳳他遷，呈現「主神無乩」之狀態，原祀「開基元祖」與相關祭典，也因而撤除，且農曆正月15日元祖聖誕日，已不再舉辦祭典與跳戲等活動，主體建築則至今尚未完工。

(3) 福文順天宮

順天宮位在福文村大同路底，是十餘年前才從大坡北溪山區遷到此處設立的神壇，主祀觀世音菩薩、媽祖等佛道教諸神，以及西拉雅平埔族的開基元祖，神龕下則祀向公向婆、虎爺、土地公等。2010年以前，宮前的小廣場角落原設有一個以茅草搭

起的小「公界」，¹⁹ 每年農曆正月 15 日有開基元祖夜祭、跳戲，3、6、9 月的 19 日有觀世音祭典，3 月 23 日有媽祖生慶典，10 月 15 日則為向公向婆舉辦跳戲活動。目前，本宮除江秀玲為開基元祖（又稱老祖）、向公向婆的乩花外，還有一位來自關山鎮德高部落的阿美族女士，正在受訓成為媽祖乩花。

主持人江秀玲為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人，1970 年代即在老家設壇祭祀老祖（又稱開基元祖）與道教神佛。1980 年代，移往富里村內設順天宮（後改稱代天府），所祀壺體也擴展成太祖（10 月 15 日）、南路開基祖（正月 15 日）兩尊，曾經是富里鄉內十分知名的祀壺者。當時，江秀玲是太祖與南路開基祖的乩花，自稱傳承自大庄尪姨的「師母」。1990 年代中，遷到大坡村北溪山區設壇，數年後遷到池上市區大同路一角。順天宮信徒不多，多為外庄人，族籍十分複雜，如台東關山鎮德高部落、大坡部落、花蓮縣玉里鎮松浦的阿美族、花蓮縣富里鄉的西拉雅平埔族，還有來自全島各地的各個族群人士。這些信徒中，除了西拉雅平埔族是跟本宮祀壺素有淵源外，其他多是在求神問卜之下成為本宮信徒的。

順天宮有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宮內有一艘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每次舉辦祀壺祭典時，都會搬出來一併祭祀。據主持江秀玲解釋：本宮所祀的開基元祖、向公向婆，是台灣所有原住民族祖先的源頭，稱作「太平族」。每年負責幫順天宮跳戲者，是由大坡部落阿美族組成的隊伍，其帶隊者稱為「頭目」。

(4) 福文自來佛祖壇

「自來佛祖」壇位在福文村郊區，²⁰ 在民宅前搭一鐵皮屋為壇址，主祀觀音菩薩，左側奉祀太祖與開基元祖祀壺，龕下有一個「向缸」，由錦園慈善堂吳進法任乩童，每逢農曆三、六、九日開壇辦事，為信眾解厄治病。現任壇主張峻榮（即張明鳳之長子張東榮）係錦園慈善堂前身「救世壇」的老鸞生之一。壇中供奉的兩尊祀壺，太祖為陳清雲自恆春傳來的太祖本壺。另一「開基元祖」，係元祖契子魏期章所寄放，源

19 即西拉雅族祀壺的公廨，公界一詞為東部特有之名，係源自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的大庄公廨。

20 「自來佛祖」係獨一無二，雖假觀音之名及生日，但非慈航道人，僅來救世一次，其乩吳進法不在時即回西方。訪談玄天宮住持張瓏議，2011.02.04。

自富興北極玄天宮。

元祖祀壺者魏期章，係池上萬安魏家莊客籍人氏，因自幼多病，在富興玄天宮拜元祖為師，其後無師自通，成為廟宇彩繪及景觀設計師傅，遇有工作問題，上香請示元祖，即能感應靈通，事業十分順利，因而迎回家中供奉。近年因事業繁忙，長年在外工作，家中無人照料，經請示後，奉准將元祖祀壺寄放自來佛祖壇內，過年返家即迎回家中。

本壇乩童吳進法老先生，現年 85 歲，1926 年生於台南白河仙草埔，與張明鳳同年。其父吳福安世代務農，因家貧被潘壽桃招贅，潘壽桃係基督教家庭，其弟潘萬成為教會牧師，吳進法自幼亦受洗為基督徒。吳進法讀完公學校一年級後，隨父遷移台東，以開墾種植雜糧為生。

1944 年，吳進法隨其二伯父到台東海山寺參加廟會，遇乩童起乩，突感身體不適，忽冷忽熱，似染瘧疾，經日籍醫師診查，仍不明病因，注射亦無效。美軍空襲期間，舉家「疏開」到池上鳳梨園大坪頂山區開墾，曾在吳台興家做長工。²¹唯病情時好時壞，拖延十餘年。當時，祀壺乩姨陳清雲及其養女楊秋菊和吳台興同住，經媒人介紹，吳進法被楊秋菊招贅。²²吳進法三十歲那年，因病情轉劇，聽聞富里鄉萬寧村朝寧宮媽祖醫病很靈，遂前往求神治病，果然得以痊癒。據法師告知：其致病原由，係觀音佛祖要藉其肉身行乩救世，因而吳進法遂成佛祖之乩身，同時身兼太祖之乩童。由於山區醫療資源不足，乃開壇救世。吳台興、陳清雲相繼過世後，所有土地及救世壇歸楊秋菊管理。1970 年代，吳進法在山區種植香茅五甲地，自建香茅寮焗油出售，頗有獲利，乃傾其所有興建慈善堂。1984 年以後，慈善堂由吳進法之第三子吳聰榮（正清法師）接任住持，吳進法遂轉往福文與張東榮合力創設本壇。²³

據田野觀察，2010 年 10 月 22 日（農曆九月十五日）太祖聖誕，福文村自來佛祖壇舉行夜祭，由乩童吳進法主持「做向」儀式。祭壇有香蕉葉、糯米飯、米酒、檳榔等，還有一枝帶葉的刺竹尾，其上掛著一小片豬肉。儀式中，有慶豐村原住民舞蹈隊

21 吳台興來自屏東，在新開園經營米廠等，鳳梨園大坪頂係吳台興所有。

22 介紹人即現任（2011）池上鄉鄉長林文堂之母林紅英。

23 訪談吳進法、吳聰和、張明鳳等，2011.02.14。

「跳戲」。老乩童口中唸唸有詞，類似原住民語，舞蹈隊圍繞著轉動，邊跳舞邊祭拜。儀式後，舞者與信眾分享麻油雞酒等，互動氣氛熱絡。本日有外地趕回的虔誠信徒約三十人，包括阿立祖的「契子」數人。²⁴



照片 4 2011 年 10 月 22 日福文自來佛祖壇舉辦阿立祖聖誕夜祭，邀請慶豐部落舞蹈隊「跳戲」情形。（黃學堂攝）

（5）錦園元極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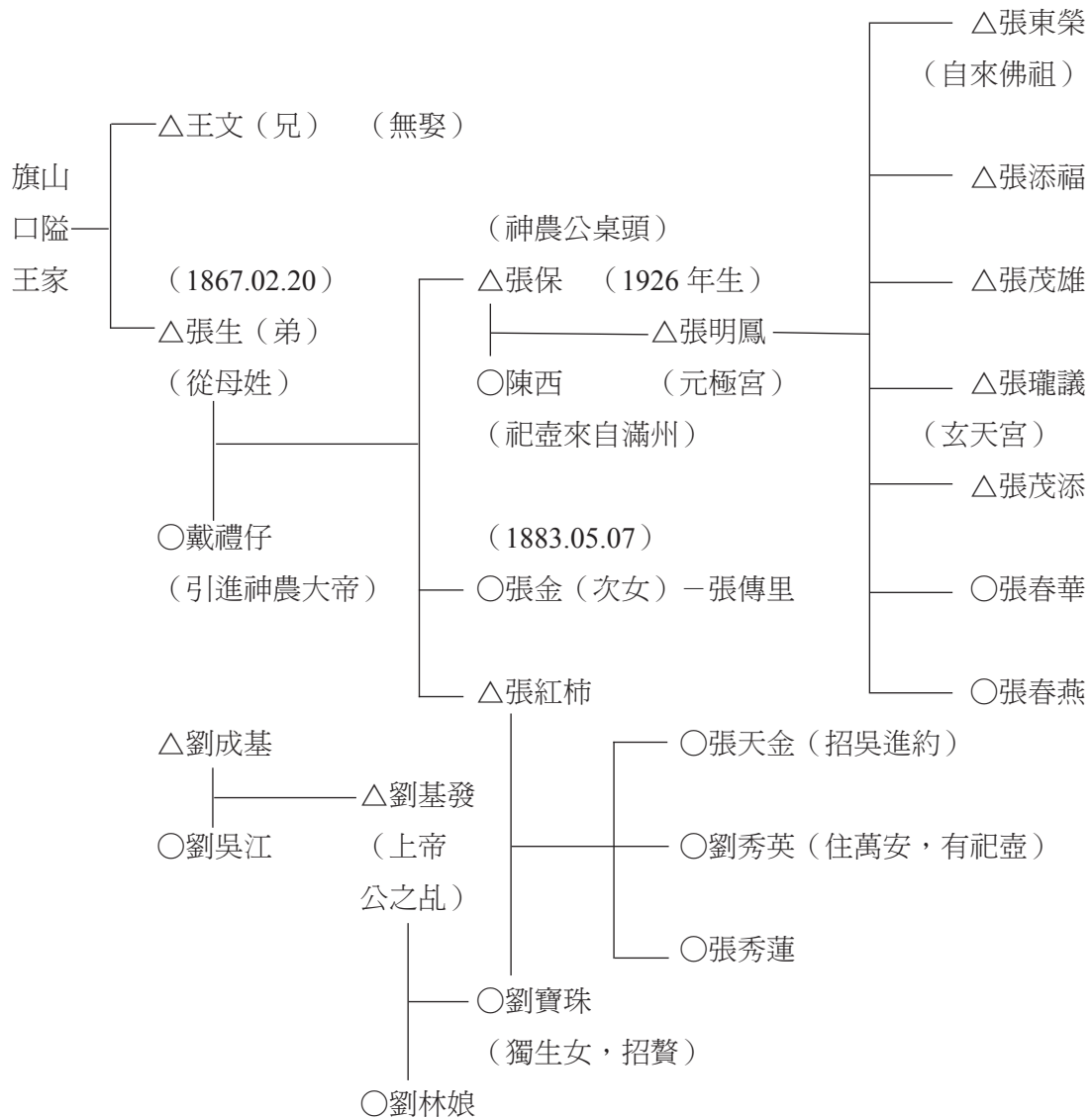
元極宮位於錦園社區，係一舊式木造民宅，主祀釋迦牟尼佛與觀音菩薩、媽祖、五穀爺及西拉雅平埔族之老祖（開基元祖）祀壺，但未再供奉玄天上帝。每年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誕辰，均有誦經禮佛法會，舊曆正月 15 日，有盛大的開基元祖夜祭，請阿美族跳戲等活動。

元極宮主持人張明鳳，1926 年生於新開園，原為富興北極玄天宮創設者。1990 年代末，將玄天宮交由其子負責，張氏攜帶創壇的開基元祖祀壺遷出，另創「元極宮」

24 訪談吳聰和、魏期章，2010.10.22。

神壇，初時在萬安村一帶，十餘年前遷到現址。目前，仍由張明鳳任老祖乩身開壇問事。張明鳳祖籍高雄縣旗山鎮口隘（即鳳山八社系統之口隘社），祖父張生，1883年遷入新開園萬安定居。東遷時，張生的妻子戴禮仔隨身帶著神農大帝的金身（張振岳 1996:73; 2001:729），在新開園落戶後即供奉於家，後來成為錦園保安宮的開基神明。

張明鳳家族世系



張生夫婦育有二男五女，長子張保長大後，成了一位道教「紅頭仔」，娶屏東滿州馬卡道女子陳西為妻。陳西家族原本供奉老祖祀壺，在陳西之母過世後，祀壺隨著陳西到了後山。1970年代，陳西臥病在床，其子張明鳳到處求神問卜，開始接觸到玄天上帝，成為上帝公乩身後，創設了玄天壇，以上帝公乩身救世。張明鳳在其母陳西辭世後，祀壺一度繼承無人。一直到張明鳳 50 幾歲時，老祖才向他開示其千秋日為正月 15 日。1970 年代末，張明鳳以老祖之名在富興玄天壇重新舉辦牽曲，為老祖另創一個新名號「開基元祖」，找當地阿美族前來跳戲。1992 年間，更為開基元祖塑了一個二尺六的金身（張振岳 1996:79-83）。

遷到錦園後，元極宮仍於每年正月 15 日舉辦牽曲，三年前，張明鳳以年邁為由，請示老祖後暫停牽曲。2011 年的開基元祖生日夜祭，除誦經禮佛外，當夜 9 點，仍備辦大甕酒、生豬肉、大塊「*mai*」（西拉雅式傳統米食）、檳榔等供品，張明鳳以開基元祖附乩做向、嚮神，但未舉行跳戲。

據田野現象觀察，池上地區西拉雅族祀壺信仰仍十分興盛，上述五處祀壺據點，最初均以神壇開基，其中慈善堂、玄天宮現已成為地方角頭信仰。近十幾年間，新創的元極宮、自來佛祖壇、順天宮等，也以祀壺信仰的模式受到主流社會的接納。

2. 漢族祭祀圈的發展

本鄉登記有案的佛道寺廟，計有十一處。其中，以閩客為主的漢系民間信仰，形成三個主要的祭祀圈：其一、以福文村玉清宮為中心的「天公廟祭祀圈」，範圍包括福文、福原、大埔、新興四村。其二、以錦園村保安宮為中心的「保安宮祭祀圈」，範圍包括錦園、萬安、富興、振興四村。其三、以慶豐村福德宮為中心的「福德宮祭祀圈」，範圍包括慶豐、大坡兩村（張振岳 2001a:765）。

池上地區的漢族移民信仰，以福文村的玉清宮、錦園村的保安宮為兩大角頭，保安宮的發展過程，可視為清代移墾的代表。福文村玉清宮的興起，則是光復初期較具代表性的廟宇，現在已成全鄉性的大廟。

(1) 錦園保安宮五穀爺祭祀圈

保安宮位在錦園村南側山腳下，是池上鄉最古老的寺廟，創始於清光緒八年，正

殿主祀開基神祇神農大帝，左右同祀媽祖、關聖帝君，左右兩個側殿裡分別供奉城隍爺、註生娘娘。其中，較特殊的是城隍爺，在東部只有少數寺廟供奉，且多源自清代，保安宮的城隍爺來歷已無可考，據推測應與清代「鎮海後軍」的駐防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本宮草創之初，係由當地的西拉雅平埔族人發其端緒。

保安宮的年中祭儀，計有：農曆 3 月 20 日註生娘娘千秋，3 月 23 日媽祖生，4 月 26 日五穀爺生，5 月 13 日城隍爺祭，6 月 24 日關帝聖誕，7 月 15 日中元普渡，11 月底收冬戲等。其中，以 3 月 23 日媽祖戲、4 月 26 日五穀爺生、7 月 15 日普渡、11 月收冬戲等較為盛大。

保安宮的年中祭儀有三種形式，一是民間自發性的祭祀（拜廟）及寺廟例祭，諸如註生娘娘、關聖帝君、城隍爺等聖誕，以及初一、十五暨年節多由居民自發前往祭拜。二是有組織的大型祭典，如媽祖戲、中元普渡、收冬戲等，主要由錦園、萬安、富興三村居民組成神明會，選出若干頭家、爐主、首事等負責執行，振興村因較偏遠，漢族少且聚落零散，歷年來雖然偶爾也有頭家、爐主產生，但係保安宮的外圍聚落。

(2) 福文玉清宮天公祭祀圈

玉清宮位在本鄉福文村，係二層宮殿式建築，二樓靈霄寶殿供奉主神玉皇大帝，兩旁祀北斗星君，一樓奉祀關聖帝君、天上聖母、註生娘娘、觀世音菩薩、地母娘娘等。據《池上玉清宮沿革誌》，本宮天公信仰始於 1948 年間，在此之前，池上街區福文、福原、大埔三村一帶，只有一座日治時期的福蓮寺，道教信仰雖普遍存在民間，唯仍無任何廟宇建立（張振岳 2001a:766-769）。

玉清宮的天公信仰，發軔於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時本鄉福文村信士蔡連福先生有感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地屢遭戰機襲擊，情勢危急，村民在惶恐不安中，常口呼「天公祖」（玉皇上帝）以求庇佑... 蔡老先生感念至斯，即淨身虔誠向天恭請聖駕蒞境，蒙玉帝御准香火，暫以木柱支架，上覆布篷鐵皮，搭蓋臨時廟亭供人膜拜」（池上玉清宮管理委員會 1991:9）。

玉清宮的「天公」信仰產生後，廣受民眾信奉，接著建廟、立祀、組成祭祀團體，祭祀圈迅速形成，從地方角頭進而發展成為區域大廟，初期仍以「信徒各自膜拜」為主，至 1953 年間，玉清宮每年正月初九的「天公生」已頗具規模，1970 年代已發展

成全鄉性的大型祭典，祭祀圈涵蓋鄉內各村。

玉清宮從 1940 年代末期發跡，在短短 30 年間就發展成為池上鄉的角頭大廟，有幾個主要的原因，一是位在人口最密集的街肆區，信徒增加很快；二是天公信仰本是閩、客族群普遍接受的神祇，而錦園五穀宮一直都是農民信仰；三是街肆區信徒多是有錢的生意人，故其祭典常盛大舉行。例如，池上寺廟裡只有玉清宮有建醮活動，而建醮活動費資頗巨，出巨資者大多是街區生意人。玉清宮發展成為地方大廟後，並沒有以地方主廟的角色自居，反而更加扶持地方上其他的小角頭（村廟），例如建醮時都會邀五穀宮、大坡福德宮等頭人參與，合組建醮委員會，元宵繞境時也會廣邀民間神壇參與議事等。

(3) 慶豐大坡福德宮祭祀圈

大坡福德宮在池上鄉慶豐村西側田間，故又稱慶豐福德宮，清、日時代多稱為大陂庄土地公、大陂庄伯公，現今廟宇為 1987 年所建，是一五開間的重簷歇山式（假四垂）建築，正殿祀福德正神金身，龕下則供奉開基的三塊「石爺」。

大陂庄土地公創始年代不詳，推測與清光緒初年漢籍人士開拓大陂有關，有一則關於石爺的傳說：在此地藁莽未開之時，有三名獵人常到此狩獵，並搭設一座獵寮，後三人結拜各立一石於地，並插榕枝為記，榕樹長成居民遂以立石為神（石爺）而祭祀之。另有一則大坡阿美族的說法，已如前述。又謂，大正 14 年（1925）間，大陂庄先民潘石頭、林桂興等人以竹搭建廟亭供人膜拜，因旁有一小欖樹，俗稱「少年林土地公」，當時廟左前方有一大葉榕樹（張堯城 2001b:732）。²⁵

日據昭和年間，大批北部移民在此開墾田地，以石爺為「田頭土地公」祭祀，石爺信仰才逐漸興盛，並建小祠供奉。1987 年間，有信徒到屏東車城福安宮進香，後經福德正神附身降乩，指示在此建廟立祀，信徒遂依福安宮樣式重建廟宇，定名「福德宮」，遂發展成慶豐、大坡兩村的信仰中心，每年農曆 2 月 2 日土地公生日，現已發展成全鄉性祭典。

25 「大陂」、「大陂庄」為舊稱，光復後行政區名「大坡」。「少年林」有謂係指「肖楠林」者，訪談謝辰昌 2011.03.11。

寺廟祭祀圈有整合地方不同族群的功能，透過祭祀組織及活動，促進族群間的了解，從福德宮現任管理委員的族群結構看來，尤為明顯。

表 2 慶豐大坡福德宮管理委員名錄（2011）

【族群別：（平）平埔族，（原）阿美族，（平、原）父平埔、母阿美，（外、閩）父外省、母閩南】

主任委員	吳德富（客）	委員	盧崑池（平）	委員	廖國賜（外、閩）
副主任委員	陳春士（閩、客）	委員	潘平和（平）	委員	張秀權（閩）
常務監察	林良建（客）	委員	吳阿煥（客）	委員	曾文德（平、原）
監察	邱家秋（客）	委員	潘進明（平、原）	委員	陳嘉賢（原）
監察	邱兆光（客）	委員	彭兆喜（客）	委員	陳桂英（原）
委員	鄒進勳（客）	委員	盧春金（平）	共計 19 人	
委員	陳國華（閩）	委員	蔡金妹（原）		

資料來源：慶豐大坡福德宮牆上名單，訪談陳桂英 2011.02.18。

2010 年農曆 11 月的收冬戲，大坡福德宮被選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收冬戲」在池上鄉的展演場之一，當年收冬戲有來自全鄉各村信眾捐助的緣金。關於「收冬戲」這個名稱，在地方上也有不同的稱呼，收冬戲只是客家人的稱呼，非客籍人士多稱其為「平安戲」或「謝平安（下元節）」。2010 年的祭典，在廟方張貼的緣金單上寫著收冬戲，戲台上信士奉獻單上則寫著「下元水官大帝」字樣，形成兩種名稱合用併行的現象。



照片 5 2010 年 12 月 4 日池上福德宮收冬祭開鑼，陸安部落舞蹈表演情形。（黃學堂攝）

3. 阿美族的漢族式民間信仰

池上阿美族的宗教信仰，多數沿襲恆春原鄉拿香拜拜的習俗（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 2008:247）。1932 年傳入的耶和華教，²⁶ 光復後曾盛極一時，信徒多達二千，佔池上阿美族人口七成以上，目前信徒二百左右，約佔一成。大致上，漢族民間信仰目前仍是池上阿美族的主要信仰。

池上阿美族的民間信仰，一般是拿香祭拜天、地、祖先，祭品包括雞、鴨、鵝、魚、豬肉、糯米飯、檳榔、香煙、酒等。祭拜時，點三炷香拜三次，告知天、地、祖先，恭請用膳，並將每一種祭品用手捏一小塊拋向空中，口中唸唸有詞：「感謝天公 kawas 的庇佑、土地公 seebalaaiy 給我們豐收、祖先 wulitenngai 的保護……」等等。逢年過節時，準備祭品各自在家裡祭拜，並無家祠或宮廟等集中祭拜處所（陳春榮 2011）。

不過，在池上地區眾多神壇之中，阿美族人開設的神壇也有五處，就 2011 年元宵節繞境看來，阿美族參與者相當活躍。

1. 大坡太子宮

太子宮位於池上鄉大坡村 1 鄰，在部落入口活動中心左後方山腰，係民宅兼神壇，主祀三太子哪吒，並祀黑面媽祖（三娘媽）、觀音菩薩、地藏王菩薩、福德正神等。1980 年，馬永德自台南麻豆迎回三太子哪吒神尊供奉於家。1987 年，開始為信眾開壇辦事。1990 年，開始參加池上玉清宮的天公生及元宵繞境活動。

壇主馬永德 1954 年生，原籍玉里鎮觀音里，該地清末即有基督長老教會傳入，其父馬巴腰為受洗的基督徒，馬永德自幼受洗。其曾祖父馬控依，是光復鄉大巴壠阿美族的巫師，會竹占等傳統巫術，也供奉三太子哪吒。馬永德的母親是關山新福里人，她的四妹為乩花。

馬永德 21 歲那年，認識來自池上大坡的蔡金妹，蔡金妹的生父潘阿旺，係池上阿美 Pacidal 氏族，由於母親潘幼妹早逝，自幼過繼給「大間厝」的蔡英鳳為養女。²⁷

26 初名「萬國聖經研究會」，後另登記一「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沿革詳下文。

27 大坡「大間厝」指蔡家，是大坡部落最大家族，同住者曾達 50 餘人。其住家係日治時期族人合力建造的大型木造屋，至今蔡家人仍居住其中。

馬永德婚後住玉里觀音，25歲時無故精神錯亂，嘗試過精神治療、禱告、求助神明等，均告無效。其後，在池上大坡租屋居住，經常夜間失蹤，跑到慶豐福德宮睡覺。28歲時，聽從岳母蔡英鳳的建議，到關山觀音壇求助，壇主劉玉蘭（Masako）係蔡金妹的舅媽，當時為觀音菩薩的乩花，經請示神明，才知原來是馬永德的曾祖父因子孫皆信教而不願傳承族人巫術，因而藉生病要馬永德做三太子的乩身。

經壇主做法「收向」後，馬永德病情即好轉，在觀音壇留住一個月後，遂逐漸恢復正常，但偶爾還會恍神，壇主認為最好把神明請回家中，於是馬永德在1980年到麻豆太子宮分香回來供奉。馬永德夫婦為報答治病之恩，經常到觀音壇幫忙，壇主乃收其為徒，領玉旨成為觀音壇之鸞生。因馬永德有做乩童的機緣，於是傳法給他，並通過宜蘭羅東梅花湖道教總廟三清宮的考驗，正式成為三太子的乩身。蔡金妹經劉玉蘭指點後，擔任太子宮的桌頭。

某年，馬永德到光復鄉太巴塢找一位年近80歲的阿美族長輩，這位長輩看馬永德是「吃神明飯」的人，於是帶他到山上，講了很多道理，特別是「做向」要積德行善，不可害人。同時，還送他一個可供做向用的磁杯，今仍保留在宮中。²⁸



照片 6 2011 年元宵遶境活動，福原無極天宮神轎陣頭遶境到大坡，大坡太子宮陣頭迎接情形。
（黃學堂拍攝）

28 馬永德、蔡金妹訪談，2011.02.16。

2. 福文北極玄武宮

北極玄武宮位於玉清宮後的福文部落中，即壇主潘秀義住家南側搭建的一間約 6-8 坪的鐵皮屋。主神為玄天上帝，旁祀關聖帝君、媽祖、太子爺等。潘秀義 1967 年生，是福文部落的阿美族人，年輕時本是天主教徒，據其母潘美葉口述：父祖輩在原鄉屏東原本信仰道教，日治時期遷到池上與海端交界的龍泉一帶，光復後才遷到福文的 Cicalaay 部落，潘秀義就在福文部落出生，和多數族人一樣信天主教。

後來，他到台北新莊工作，與新莊一位小玉法師接觸，在工作中曾被上帝公附身，從而開始在小玉法師的慈玄堂學習道法之術，閉關受禁 108 天後，才正式成為上帝公的乩身。1994 年間，回故鄉定居時，在自宅設上帝公神龕，後來受到附近親友鼓勵，以「大家想要開設神壇，導正社會青年」為由，邀請他出來主持，潘秀義只好答應。1995 年間，在自家旁創設了「北極玄武宮」。

玄武宮的信徒，以福文村 Cicalaay 部落的阿美族人為主，部分漢族參與，也有外縣市來的信徒。除在本宮開壇救世外，也受邀到花東各地出陣頭、問事，跟隨出陣者，多是留在家鄉耕田或工作的年輕人。近年間，參加元宵繞境是玄武宮每年最盛大的活動。



照片 7 2011 年元宵繞境活動中，玄武宮前的家將陣頭。（黃學堂攝）

3. 福原無極天宮

福原 Ciataw 部落，即「車頭」之意，位於池上街區的中華南路與東線鐵道之間，

原名叫 Pirakawan，阿美語意為「搭車的地方」（陳春榮，2001：264），是本鄉最新成立的部落，以恒春阿美族為主，民國 70 幾年間才設頭目。據 2000 年統計，福原村內已有原住民族 54 戶 212 人；至 2010 年年 1 月，只有平地原住民族 44 戶 123 人，山地原住民族 2 戶 15 人，總計 46 戶 138 人；到 2010 年 12 月，Ciataw 部落又有平地原住民 86 戶 219 人，山地原住民 12 戶 43 人，總計原住民 98 戶 262 人（池上戶政所，2010：1~12）。據部落頭目潘英雄指出，目前實際住在部落者僅百餘人，顯見部落人口仍處於流動狀態。

本部落是由恒春阿美潘來仔（Kakopa 氏族）、陳乙妹（Pacidal 氏族）夫婦在光復以後建立的，潘來仔恆春人，被大坡陳乙妹招為夫婿，後來遷到大埔（Kalukapuk）社。然而，在大埔社因宗教信仰（只拜祖先）與當地人不合，常常受到耶和華教信徒的排斥，而於日治末期遷到鐵支尾（今富里鄉學田村），三、四年後，因耕地在大坡池畔，往返太遠，光復初期又欲遷回池上，適逢福原有謝姓客家要賣一片約 2 甲的土地，潘來仔便買了這片位於鐵道旁的土地，家族終於又遷回池上定居。目前，這個家族已分出 9 戶，整個家族都信道教，祖厝還供奉著繪有南海觀世音菩薩的神龕與潘（男祖）、陳（女祖）兩姓祖先的牌位。這個家族雖然信仰道教，但只拜家中神龕的神祇，而不拜廟裡的漢族神祇。據耆老潘貴妹與部落頭目（部落會主席）潘英雄的口述：祖父輩家中原本只設神龕拜祖先，後來改用佛具店買來的神龕，上有南海觀世音菩薩的神像，於是家族開始有人也拜這個神。就這樣，開始了與漢族信仰的接觸。但，他們還是秉持先人「只拜家庭神龕」的習慣（但增加了南海觀世音菩薩）。此一狀態，直到鄧新財回部落設「無極天宮」後，才又發生轉變。

無極天宮位於 Ciataw（車頭）部落，係一木造鐵皮屋，壇場面積只有 6 坪左右，前方有一小廣場，是部落族人出入的通道。宮中供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太上道祖、無極老母、九天玄女、關聖帝君、五穀爺、觀世音、地母至尊、九龍神君，以及太子爺、虎爺、土地公等等。其中，除土地公是從本島迎奉回來之外，其他各路神明都是鄧新財從中國大陸各地迎請回來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神壇組合，要從創壇宮主鄧新財與神明的結緣說起。

鄧新財是恒春阿美族，族名叫 Dami-Dalay，1960 年出生於 Ciataw 部落，20 多歲到台北謀生。據鄧新財自述：年輕在家鄉不曾接觸過任何漢族信仰，在台北工作時，

族裡的祖靈 Alicou²⁹ 託夢，指示要他去中國大陸請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太上道祖三尊神祇（三清）回來。民國六〇年代，在寓居的台北市松山一帶開設神壇，以三清道祖的乩童行乩救世。其間，又陸續從中國請了各路神明回來。

民國 80 年間，祖靈 Alicou 又託夢：家鄉部落會發生大災害，要他回部落「鎮壓災情」。1992 年間，回到 Ciataw 部落，並在老家開設「無極天宮」，當年果然發生重大颱風災害。「無極天宮」的信徒，以本地的原住民為主。平時，鄧新財以開遊覽車為業，除在本宮開壇救世外，也受邀到各地為人做法，常出陣頭參與花東各地廟會，但最主要的活動，還是元宵前的「神明走春」，以及本鄉的元宵繞境。

「神明走春」是無極天宮每年在元宵前一天，由信徒組成陣頭到各個友宮參訪、祈福，2011 年的走春，曾遠赴玉里鎮三民里。與無極天宮有來往的神壇，包括大坡的「太子宮」、福文的「玄武宮」與「天妃壇」等，也都是由阿美族人開設的。在池上鄉，農曆正月 14 日這一天，有由木工工會組成的聖文殿（福文村）與無極天宮、開天府等神明走春活動。

「元宵繞境」是池上全鄉性的傳統民俗活動，已行之十數年，由地方角頭大廟玉清宮主導。每年元宵之前，由玉清宮邀請鄉內各廟宇、神壇開會商議，每年遊行陣頭並無固定模式，歲次辛卯年（2011）是以村為單位，由各村自行安排陣頭共襄盛舉，無極天宮自創壇以來，一直都參與其事。



照片 8 池上福原無極天宮壇主鄧新財（前）及其神轎。（潘英雄提供）

29 Alicou 發音近似阿立祖，據鄧新財的口述：Alicou 是他們這一族的祖靈，位階高於 Malataw。又，Malataw 是阿美族的神祇，通常由男性祭祀。

4. 福文天妃壇

天妃壇位在福文村靜安路，與玄武宮只一街之隔，相去約五十公尺，創立於 1982 年間，是池上街區最早的阿美族神壇，曾是池上頗為知名的神壇，2000 年間壇主辭世後，近年已偃旗息鼓，除了偶爾開壇問事外，不再參與活動。首任壇主林粒政，與妻子潘菊子都是 Cicalaay 部落的恒春阿美族，原本沒有特殊宗教信仰。1970 年代，林粒政因身體不適到處求醫問佛，最後問到關山觀音壇，經神明降乩指示：媽祖要捉林粒政做乩童。於是，夫婦兩人從觀音壇迎回一面令旗，再請師傅塑了一尊媽祖金身供奉於家，鄰居偶爾也會來參拜。

自從供奉媽祖後，林粒政身體逐漸好轉，開始修練道法，1982 年在自家住宅旁空地建了一間水泥平房做為神壇，經過登七十二天梯的道儀後，正式成為媽祖乩童。天妃壇除供奉媽祖外，另有太上道祖、觀世音菩薩等，除在本壇問事外，也常出外為人辦事，信徒以原住民居多。2000 年壇主辭世後，由林粒政的妻子潘菊子接掌壇務，但因乩童後繼無人，經請示神明後，決定休息一段時間，近年已不再對外活動，遇有信徒需要，才會開壇問事。原有 2 位乩童，一是創壇的媽祖乩林粒政，一是虎爺乩童萬克明，目前都由虎爺乩主持開壇事宜。

5. 福文開天府

開天府位在福文村玉清宮正後方，與玄武宮、天妃壇毗鄰而居。壇主陳奇勇，1973 年次，屬較年輕一代。陳奇勇祖父高雄旗山人，父親陳文龍生於池上福文村「恆春街」（今玉清宮前文化路）。母親潘金妹，大坡阿美族人。陳奇勇初中畢業後，為減輕家計就讀士官學校，服役八年半後，自軍中退役。退役前，曾發生車禍，其後回家曾無端起乩；退役後，又發生車禍，經神明降乩指示，先祖曾奉祀二郎神楊戩，現在要以其為乩身救世，迎回供奉便可平安。於是，雕塑二郎神楊戩金身供奉於宅，果得平安，於 1995 年間開壇。壇中除主祀二郎神外，還有陳靖姑、福德正神、濟公、池府千歲、觀音佛祖、中壇元帥、五雷元帥、玄天上帝，壇下有吠天犬將軍，法器有鯊魚劍一把，壇外有五營將神位。

每年元宵節前一天，本府神明到各信徒家巡視、祈福，最遠到台東、鹿野等地；元宵節當天，參加玉清宮主辦的繞境活動，陣頭成員有二、三十人，以阿美族年輕人

為主。農曆六月二十六日二郎神生日，信徒大會參加者約有一百二十人，阿美族佔絕大多數。陳奇勇現任台東縣道教會理事，平常以保全為業，信徒需要時則開壇辦事，主要為信眾驅邪，曾遠赴玉里赤崁山區為信徒驅邪。³⁰

（三）小結

綜合上述，池上佛教、一貫道的寺廟，開山者多係外地人，信徒亦以外地人居多。供佛以清修為主，與本地互動不多，元宵繞境之類的活動亦不參與。事實上，出入寺院的信徒，不少是「走靈山」的香客，多半是「八字較輕」容易得病、中邪或遭變故者，為求消災解厄、安頓心靈而四處朝山拜佛，遊走各寺，³¹ 有的遠地驅車前來，有的包遊覽車成群而至，或參加法會、或掛單靈修數日，在地人參與的很有限。

以福蓮寺為例，早年在新興村信眾的支持下，香火鼎盛，1980年代末由佛教會接管後，改由出家法師管理，因不接受附近民眾葷食供品，信徒日益減少。目前，池上主要佛寺如法林寺、福蓮寺、菩提寺等，其現任住持均常年在外，教勢頗顯蕭條。

至於民間信仰，通常由在地人發起、開壇，信徒亦多為附近居民，自發性參與活動，與佛教寺院大異其趣。池上阿美族當代宗教信仰方面，普遍以祭拜祖先、土地公、媽祖、觀音等民間信仰為主，與其在原鄉恆春時期無異，惟各部落未見慈惠堂系統的堂口，與花蓮、台東各部落有明顯不同處。不過除慈善堂、玉清宮、福德宮外，多數寺廟神壇負責人都要另外謀職維生，顯見其盛況已大不如前。

四、教會系統的發展

就池上地區而言，西方宗教日治時期即已傳入，目前信徒最多者，當屬以阿美族為主的「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此一教派和「萬國聖經研究會」同出一源。天主教在光復以後才傳入。各教會間，或因語言，或因族群，或因信仰，區隔明顯。

30 訪談李文龍、潘金妹，2011.03.18。

31 訪談台東施永泰，2011.02.28。

（一）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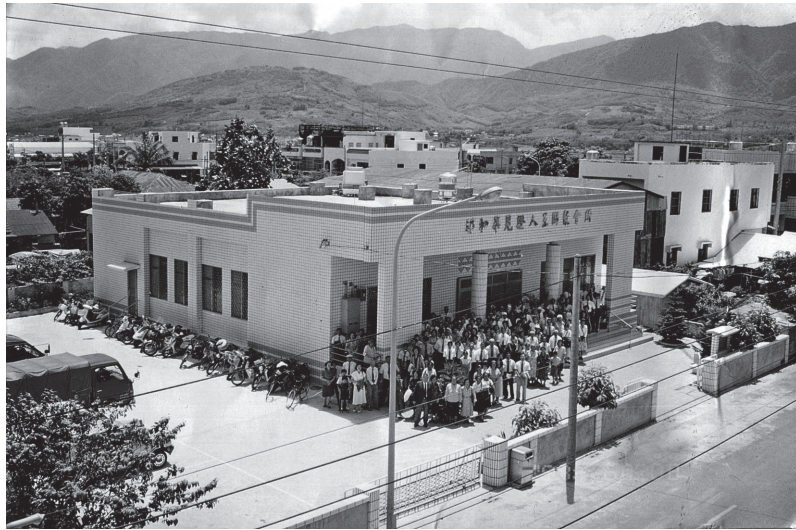
首先傳入池上阿美部落的西方宗教，即為「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其總部在美國紐約。日治昭和年間，兩位日籍海外傳道員到台灣傳教，原先在西部嘉義、台南、屏東等地傳教，但成效不彰。1932年，日人小阪先生輾轉來到台東，家住富里石牌的杜先生首先受洗為徒，此人任職於關山地政事務所，透過他的介紹，同事陳阿邦在1938年亦受洗為徒。陳阿邦是池上阿美族人，受洗後開始向家人及族人傳教。陳阿邦一表人才，辯才無礙，信徒日增。當時，由於美、日為交戰國，小阪及陳阿邦的傳教活動均受到打壓，只能在檯面下進行。光復後，陳阿邦正式登記成立「萬國聖經研究會」，在美國救濟品的推波助瀾下，信徒大量增加。



照片 9 光復初期，設於陸安的「萬國聖經研究會分會」。圖為該會傳道員陳明賢（Apas，左二）及其女兒 Wuvak（前面小孩）。左一 Wusen，右一林阿令，右二 Nga-yio 均為陸安教友。（林桂英提供）

1960年代初，陳阿邦因故被總會開除，總會另行重新登記成立「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簡稱耶和華教），與「萬國聖經研究會」一分為二，各擁信徒 70 餘人。耶和華教極盛時期，會眾多達二千人，佔池上阿美人口七成，幾乎成為阿美族與漢族區隔的標誌（夏黎明 2003:5-7），池上是此一教派在台灣發揚光大的地方。位於大埔的聚會所，目前信徒約有 200 人，以阿美族為主。

耶和華教信徒聚會時，使用國語，有同步口譯設備為年長的族人服務，定期大會則有特定的阿美語宣教活動。耶和華教根據聖經宣揚末日理念，信徒需研讀《守望台》、《警醒》等雜誌，聚會所內並無十字架或耶穌圖像，聚會時需衣著整齊，³² 隨時為末日來臨受救贖做準備。教徒戒律甚嚴，需積極傳教並有時數記錄。由於主張和平而反對信徒當兵，且拒絕參加豐年祭等傳統活動，曾造成不少困擾，近年在社會轉型、人口外流影響下，目前信徒約二百人，佔池上阿美族人口約一成。數年前有日籍傳教員常駐，目前有一對美籍夫婦常駐，負責教會工作。³³



照片 10 位在池上大埔的「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聚會情形，其建築即今所見樣貌。（林春梅提供）

（二）福原基督長老教會

位在池上福原街區的基督長老教會，開基長老蔡榮華為苗栗客家人。早年，蔡榮華在苗栗曾任寺廟經理，因目睹廟會祭拜後分豬肉斤兩出入致信眾大打出手，遂有另

32 「萬國聖經研究會」和「耶和華見證人王國聚會所」池上地區會址都在大埔，平常各自聚會，壁壘分明，但國際性的大會則同時參加。聚會時，後者規定男性穿西裝、打領帶，女性穿裙子。後者男性可不打領帶，女性可穿長褲。

33 訪談高榮雄，2011.02.10。

尋信仰真理之意。其後，遇到來自大陸的宋博士在街頭講道，開始研究有關書籍，便信了基督教。1926年，舉家遷移台東新開園，1928年在新開園住所成立講義所，1937年在街區租屋成立講義所，1939年成立禮拜堂，1940年升格為支會。日治時期，蔡家在新開園開雜貨店、米廠、製材所等，廣有田園，對西部移墾池上、關山的鄉親多所照顧，其家族備受鄉里敬重。光復後，舉家積極宣傳福音，1952年購買現址興建禮拜堂，1990年重建，始具現有規模。2001年教徒有128人，蔡家家族都是基督徒，萬朝蘇家也是家族成員參與。平日聚會，約有60~70人，客家籍教友二十幾戶，略多於閩南，但聚會講道時使用閩南話，至於阿美族教友還不到10人。³⁴

（三）富興基督長老教會

富興基督長老教會，信徒以富興、振興阿美族為主，以阿美語宣教，由潘添丁家族一手開創。潘添丁是富興村吉瓜愛部落的首任頭目，其父潘馬里自恆春移來時，跟大多數恆春阿美族一樣，本是拿香拜拜的，潘添丁的母親李阿蜜之弟和妹夫，還曾經當過乩童。

1950年間，李阿蜜生了一場病，潘馬里以傳統竹占採草藥為她治病，但是無效。於是，潘添丁就送她到關山看西醫，因沒錢未獲治療，但醫生告訴他：「如果信仰基督教，到花蓮看病可以半價。」因此，就前往花蓮的教會醫院求診，經過開刀治療後，病情好轉，終得痊癒，李阿蜜此行聽了基督的福音。回家後，便向家人傳播福音，潘家因而受洗為基督徒，之後並向村人傳佈福音。

潘添丁熱心傳道，信徒漸多，就自己用木頭、竹子、茅草等材料，在現今富興村活動中心北側搭建一間茅草屋，成為最早的聚會所。後來，茅草聚會所被颱風吹倒，潘添丁就在自家旁邊建了一間木造鐵皮的聚會所，其後又移到197線道路旁邊。最後，才移到現在教堂的所在地。

光復初期，由於物質缺乏，人們生活困苦，正巧美國送來大批救濟品，如奶粉、奶油、麵粉、衣服等，都透過教會發放，凡是來做禮拜的人，中午在潘添丁家用餐，還有救濟品好領。於是，富興、振興的阿美族紛紛前來做禮拜，並受洗為基督徒。全

34 訪談葉善清，2011.02.10。

盛時期，信徒達 40 多戶，有外國牧師、傳道員來傳教。潘添丁熱情招待前來傳教的教會人員，其中有一對夫妻檔牧師，潘添丁特別為他們建了一間宿舍。目前，這座教堂的興建，是由潘添丁奉獻土地，並由他和池上長老教會的長老一起向信徒募款，不足款項則由他向米廠先行借貸，費時三年才還清貸款。1977 年，建成現今的水泥平房教堂，信徒有來自富興和振興等部落的阿美族人。

潘添丁從 30 歲起，曾當過二任村長、二任鄉民代表、二任縣議員，是地方上有影響力的長老。目前，富興長老教會教友約 20 多人，聚會時用阿美語，也編有阿美語的聖歌教材；有小朋友參加時，才講國語。德高長老教會的林俊明牧師，每個月會來一次，教友的婚喪事宜也會來主持，平常則由長老范招妹、陳細妹等負責講道及教務。范招妹是德高阿美族，娘家也是拿香的，嫁到福文的夫家，則是信耶和華的。婚後外出謀職，在友人介紹下成為教友，1995 年回到池上福文定居後，就常到富興教會奉事，至今已有 16 年了。³⁵



照片 11 1960 年代潘添丁興建的木造聚會所，即富興長老教會的前身，信徒全是阿美族，有自編的阿美語詩歌。後排右起：陳添山、陳信和、潘添丁，後第二排李阿蜜（右二）、陳細妹（右三）。（潘秀惠提供）

35 訪談潘秀惠、范招妹、陳細妹，2011.02.10。

（四）萬朝基督教會

萬朝基督教會，是一地方教會，創辦人為石挺牧師。1930年，石牧師生於天津市西區楊柳青，十七歲從軍離開家鄉，1949年隨政府來台，服役於左營海軍陸戰隊。其間，曾患病在營休養，因聽信福音受神妙醫治而痊癒，遂受洗為基督徒。1968年5月，以上尉軍階退役，因台東國語禮拜堂需要人手，獲施渭民牧師邀請來台東參與教會工作並學習傳道，為時約一年半。40歲時，由施牧師保薦出國進修，1970年初先至馬來西亞與女友梁小嬌結婚。接著，赴新加坡神學院進修神學三年。

卅多年前，池上福文村的萬朝社區，是退輔會開發大隊的所在地，一千多名退役老兵來這裡墾荒。石牧師深深覺得，這些老兵半生戎馬，中年退役轉業談何容易，其內心的徬徨、苦悶，非外人所能理解。再加上，現實生活的艱苦勞累，對未來毫無把握，對這些身心同受煎熬的老兵，石牧師夫婦未曾忘記，於是自願到池上，與這些弟兄生活在一起，並把福音傳給他們，以慰其心靈，希望給他們帶來永生的盼望和安慰，此即萬朝教會成立的時空背景。

1973年來池上初期，先在街上租屋開設宣道所（現中山路蘇內兒科診所），約兩年期間，得新加坡長老會真理堂的支持贊助，在萬朝購得土地三百六十坪，開始建堂。1975年11月完工，1976年元月舉行獻堂典禮，教會遷至現址迄今。為充分利用教會空間，平日除正常聚會外，並開設托兒所，照顧榮民眷屬兒童，減輕農家負擔，前後經營了十多年。

卅多年來，環境變化太快，年輕人多外出謀生，鄉村地區人口流失尤為嚴重，幾成十室九空現象。而在萬朝，原來有眷的榮民就少，加上日漸年老，多數進榮家或安養中心就養，開放探親後，有人返鄉定居，教會光景不再，這間池上獨有的國語教會，信徒所剩無幾。石牧師表示：「我們自己也老了，這一階段工事明顯的已近尾聲，接續我們要做的，是轉型再出發。」2010年，石牧師夫婦參與「環保救地球」的事工，資源回收所得捐作公益。值得欣慰的是，該教會已在2010年順利轉型完成，以訪視教友、關懷弱勢家庭、社區資源回收服務等為主，顯有成果。至於附近民眾，大多信奉土地公等民間信仰，因為那樣「有吃、有喝，還可以發財」。³⁶

36 本節引述自萬朝教會石挺牧師自述手稿，以及訪談牧師娘梁小嬌，2011.02.22。

（五）池上天主堂

天主教傳入池上始於 1954 年，在此之前，池上已有基督教與耶和華教，兩者都在日治時代即已傳入，長老教會信徒多為漢族，耶和華教信徒幾乎都是阿美族。1954 年，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的會士錫質平神父和紀守常神父，首先到池上傳教，在池上火車站南邊租了一間草房作為臨時傳道所。池上堂區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54-1980 年為白冷會時期，由瑞士籍神父負責宣教；1980-1995 年為聖十字架修女會時期，由瑞士籍修女負責；1995 年至今為本土時期，由台籍神父與修女負責。

白冷會紀守常神父接掌鹿野和平堂區時，常定期前來池上宣教，特別重視原住民的生活，每當前來池上時，都會探訪生活貧苦的百姓，因而認識不少大坡、振興、福原、新興等部落的居民。1956-1957 年間，在孫惠眾神父、王志遠神父熱忱宣教下，領洗了 43 位教友，主要為池上鄉的阿美族與海端鄉的布農族。1957 年春，和致中神父負責池上堂區的宣教工作，助手江金榮和家人跟著到池上服務，和神父還有鍾姓閩南教友協助傳道。1965 年，和神父向國外募款，利用舊有傳教員宿舍改建為教室，在池上天主堂開辦天真幼稚園。

目前，信徒名冊約 180 人，平常聚會約 50-60 人，以閩南人居多，原住民教友名冊約 30 人，聚會時約 10-20 人，包括阿美族、布農族。每到星期日，花蓮教區的神父會到教堂做彌撒，平日則有「青年會」及「聖母軍」的組織，青年會是由青年學生組成，聖母軍則由媽媽們所組成。³⁷

（六）池上真耶穌教會

池上真耶穌教會位在福原村，成立於 1972 年。其初，由徐坤才自屏東傳入，徐坤才係台中東勢客家人，在移住屏東內埔期間，受洗為真耶穌教會信徒。1970 年，徐家移居池上時，以自宅做為聚會所，並曾到豐南、德高等地真耶穌教會協助聖工，但因語言不通，而在 1972 年成立祈禱所，歸屬於玉里真耶穌教會，係一平地教會，以閩、客漢人為主，玉里教會負責人及傳道員常來傳播福音，池上祈禱所日益壯大。1976 年，在徐坤才住家（池上信一汽車保養場）對面興建「池上真耶穌教會」，現為一財團法

37 池上天主堂楊秀蘭訪談，2011.02.20。

人。目前，信徒名冊有 46 位，每星期六「守安息日」聚會時，有 15~20 位教友，參加者為閩客、平埔。目前，由於人數不多，每位傳道員兼任二、三個教會的傳道工作，本教會與豐南、德高、月眉、延平、海端等有聯合聚會，池上約二個月主辦一次。近年，在關山真耶穌教會的支援下，活動比以前多。³⁸

（七）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池上各個教會依族群、語言之不同，各擁信徒，區隔明顯，對族群間的互動影響有限。甚至，部分教會因內部特殊規定，使阿美族部落內部產生明顯區隔（夏黎明 2003:5-11）。池上大埔高家就是一例，其始末略如下述。

日治昭和年間，一位日本人暗中在池上宣揚耶和華教，對生活絕望的阿美族人，在其教義撫慰下，心中得到寄託燃起一絲希望。戰後，日本撤離臺灣，耶和華的傳教浮上檯面，像野火般迅速展開，阿美族人趨之若鶩，短時間內幾乎網羅到百分之六、七十的阿美族人為教徒。當時，大埔高家也不例外，誠心信奉並努力研究聖經，花很多時間和心力去傳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其教義強調世界和平，不少教友因而拒絕當兵，以致違反兵役法而入監服刑，並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由此觀之，耶和華教已深入池上阿美族人心靈。

高家加入耶和華教沒幾年，由於兩個兒子服兵役而牴觸教義，又因教會活動佔去太多時間，基於現實考慮，遂慢慢淡出。1986 年間，高家主人高光雄先生（Fudor）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萌生重拾傳統民間信仰之念。於是，請道士擇吉日良辰，將土地公及祖先牌位重新安座，誠心供奉至今。

據高光雄長子表示，1996 年其父 Fudor 養病期間，每日午後三、四點陽光照進病榻時，老人家用手掌接住陽光表示：耶和華要來接他。可見，耶和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97 年，Fudor 彌留之際，囑咐告別式要用耶和華教的方式。然而，經高家向教會高層反應，得到的答覆是：因離開教會太久，不便答應。老先生最後的心願因而作罷，著實遺憾。（陳春榮 2011）

38 訪問徐秋洋（徐坤才之子），2011.4.12。另外，本鄉的基督教「池上鄉召會聚會所」位在福原村街區，即池上鄉公所正對面，每星期二、四晚上以及周日上午聚會，信徒名冊 15 人，平常聚會約 10 人，以外地人為主。受訪者不具名 2011.4.12。

五、從宗教看族群互動：初步的分析

（一）平埔族與漢族信仰的演變

西拉雅族的神靈信仰，最早見於荷蘭時代傳教士甘迪斯鳩（Georgus Candidius）的記錄，基本上是屬於多神崇拜的「祖靈信仰」。「在原始民族中大部份相信靈魂的存在，而對靈魂發生一種崇拜的心理，祖先祭拜便是鬼魂崇拜中最發達的一種」、「在（台灣）高山族中，大部份宗教祭儀都是團體共祭的，…但在『祀壺』的西拉雅族中卻有以家庭為單位的祭祀，在這種情形中，作為神體的陶罐『番仔佛』則供奉於家屋中，筆者認為這種以家族為奉祀祖靈的單位，可能是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李亦園，1992：36、45）。

就台灣歷史而言，西拉雅族是接觸島外文化最早的原住民族群，所受影響也最深、最廣，更是第一個被「漢化」成「熟番」的原住民族。最早移入池上的族人，絕大部分都接觸過漢族，並以閩南語為母語，也拿香祭祖，至於其本身的祀壺信仰，則以漢式名詞「老祖」、「太祖」、「元祖」稱呼，甚至可能連「阿立祖」也是外來語。這些現象，倒也符合李亦園所提「『番仔佛』則供奉於家屋中」受漢族文化影響的說法。因而西拉雅族群不願多談自家祀壺來源，卻又不排斥公眾系統的祭祀，正符合「高山族大部份宗教祭儀都是團體共祭」的模式。

池上鄉西拉雅族群對傳統祀壺信仰的認知，主要來自社區內公眾性的神壇、宮寺，而對私家供奉的祀壺反而抱持保守的態度，這種微妙的心態，卻是保安宮、慈善堂、玄天宮能成為地方角頭信仰，甚至是保留傳統信仰的契機。在此，將針對此一心態加以分析。

1. 錦園慈善堂與富興北極玄天宮的比較

（1）慈善堂模式：祀壺污名→族人正面認同→其他原住民族群接受祀壺

慈善堂以觀音佛祖聞名，而以往每年農曆9月15日舉行太祖夜祭，³⁹是源自開基

39 2010年在10月24日（農曆九月十七日）日間舉辦，因當日為星期天以配合遠自台東市

主持吳進法之妻楊秋菊。楊秋菊和吳進法結婚後，自任「紅頭」開壇救世，楊秋菊亦為觀音佛祖的乩花，雖然「救世壇」供奉觀音佛祖，並以觀音佛祖之名開壇、降乩，但在行乩作法之時，卻以「太祖」的法力來救世，而其法力則源自養母曾為太祖乩花之傳承。創壇初時，信徒大多不明兩者之間的差別，信眾問其原由，主事者均謂：「太祖被觀音佛祖收為部下」、「太祖是番邦的高仙，法力高強，被觀音佛祖收伏後才登入神仙位」等等。總之，太祖是奉觀音佛祖之命救世，此一解釋，普遍被「非平埔族裔」信眾接受。由於廣獲認同，聲名遠播。特別是拜太祖要用酒肉、檳榔、糯米飯等，主事者還強調太祖愛看原住民舞蹈，正投阿美族所好，因而吸引大批阿美族信眾，特別是馬蘭阿美，近年來卑南族信眾亦有增加。

關於西拉雅平埔族的「紅頭」、「乩花」名稱起源，論者詮釋各異。例如，有謂：「現代在漢人民間信仰與西拉雅祖靈信仰的合成下，我們可以發現在西拉雅族乃至於其它的平埔族群部落出現了乩童、向頭、桌頭、曲頭、向婆、乩花等職人員名稱」。⁴⁰劉茂源認為，「乩童一詞，是平埔族的特殊稱法，漢人稱之為童乩」（劉茂源 1986〔1974〕:15）。和田漢認為，「紅頭身穿法服，戴頭冠，但在收魂、祭外方時，就隨使用個紅布纏繞著頭，此即為紅頭稱呼之由來也」（田和漢 1995:9）。劉還月則認為「台灣地區較重紅頭及黑頭，稱為紅頭法仔和黑頭法仔。……他們乃因師承的不同而戴不同顏色的頭巾，……主要工作包括陽事和陰事兩大類」（劉還月 1994:43）。

「紅頭仔」普遍存在於台灣東部西拉雅族社會，男女之間名號互異。男性多稱「紅頭」，相當於西拉雅傳統祭儀的「向頭」、「曲頭」；女性則稱「乩花」、「師母」，相當於西拉雅族傳統祭儀的「尪姨」、「向婆」。慈善堂的夜祭活動，稱作「作向」，據主事者解釋，因佛祖指示：只能誦經，不能牽曲；故以「作向」之名行之。實則，與西拉雅族傳統「牽曲」無異，其所用物品，甚至比富里鄉大庄公廨夜祭更具西拉雅族特色。

1990年代後，慈善堂由吳進法之子吳聰榮（俗名阿榮）接手，初期阿榮師傅以為人收向而聞名於東部的平埔族群間。吳聰榮的「收向」，其實是幫平埔族人把家族長

來的原住民信眾。當日，自本堂分靈出去的太祖壺體，回來的共有十一尊。但在福文的自來佛祖仍在舊曆九月十五日舉行夜祭。

40 引自台南縣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文件〈夜祭不可缺少的重要神職人員－「尪姨」〉。

輩供奉的祀壺，以觀音佛祖的法力「超渡」（送走），否則「沒人供奉的矸仔神會危害家人」，此亦符合「救世壇」所謂「太祖被觀音佛祖收為部下」的詮釋。近年，吳聰榮正式皈依佛教曹洞宗門下，法號正清，開始收受門徒。而太祖祀壺的法力，則成為慈善堂最出名的神靈。目前，以太祖之名所收的「契子」已有十餘人，且以台東在地原住民為主，特別是阿美、卑南兩族居多。據張振岳的初步瞭解，這些「太祖契子」，都是因事（病）與太祖結緣，與台灣齋教的鸞生相類。

（2）北極玄天宮模式：祀壺污名→族人認同→轉向漢人道教儀式

北極玄天宮的開基神明有二，一為玄天上帝，一為神農大帝。玄天宮上帝公信仰的開端，始於原居萬安的平埔族人劉基發。劉氏原係蕃薯寮廳（高雄縣旗山鎮，即鳳山八社系統之口隘社）人士，清末日初遷居萬安。據傳，移民時從蕃薯寮廳帶入三尊上帝公金身，由族人分別供奉於池上與關山，後因金身受損重塑。劉氏原任上帝公乩童，乃在富興村重拾舊業，建廟立祀，開啟了玄天上帝在富興建廟立祀之端緒。1970年代，上帝公選擇張明鳳為乩童後，張氏在富興村設立「北極玄天壇」行乩救世，並將他母親陳西仔從屏東滿州帶來的馬卡道「老祖」安置於壇內，並為老祖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金身」。

神農大帝的由來，則是張明鳳的祖父張生仔從家鄉旗山鎮口隘社帶來的，算是張氏的家祀神祇，後來成為錦園村保安宮的開基神明，每年舊曆四月二十六日神農大帝聖誕，也是北極玄天宮的重要節慶。

據張明鳳口述，其母在家中供奉老祖祀壺時，從未辦過祭典活動，開設「北極玄天壇」後，他曾回到母親位於屏東滿州的娘家，試圖追溯老祖的根源，但無頭緒。最後，透過老祖降乩開示，確定千秋日為正月十五日，此即以道教信仰方式找回母族的信仰。由於這個祀壺是張明鳳「自己找回來的」，因而將其祀壺取名「開基元祖」，以表明祂是本地開基的始祖（元祖）。如此看來，張明鳳對於西拉雅祀壺的態度，基本上著眼於信仰的建立，為了讓非平埔族裔信徒更能接受而塑了金身。此外，為開基元祖請阿美族跳舞以代祭典「牽曲」之例，也由他開創。張明鳳說：「舊人曲要到哪裡找，…腦中閃過的是『只有在地阿眉仔』有在跳舞」（張振岳 1996:83）。

北極玄天宮的祀壺夜祭，與慈善堂本來完全相同，但卻各自發展。玄天宮除了阿

美族歌舞外，多數場面均以道教祭儀展演，如壽麵、壽桃、子弟班、做外供、紅頭法師作向、請五營等等，且有逐年更加「道教化」趨勢。至於慈善堂，則逐年更接近西拉雅族形式。張明鳳原先是慈善堂夜祭的三個向頭（乩花）之一，但在他眼裡看到的祀壺，與吳聰榮的認知似乎差別頗大。

2. 錦園保安宮與福文順天宮的兩種模式

錦園保安宮與福文順天宮，也是可以互相比對的兩種模式。兩者的共同點是：都以漢族神祇做信仰載體，但彼此卻朝不同方向發展。

(1) 保安宮模式：平埔族漢化信仰→平埔主導建廟→平埔退出信仰圈

1938年，日本政府進行「寺廟整理運動」，保安宮因而被毀，五穀先帝神像被信徒張保仔搶救私奉於家中，張保仔係來自高雄旗山的平埔族人，五穀先帝是其父母張生、戴禮仔移民時帶到新開園的，後來移居萬安庄，但此一信仰已在新開園地區（包括慶豐、大坡、錦園、萬安、富興、振興村）廣為傳開。戰後，地方提議重建寺廟，1970年間，信徒請示五穀爺，擇定在萬安、錦園交界處現址建廟，1976年新廟完成後，正式定名為「保安宮」。據保安宮碑記略謂：

本宮五穀先帝於大清光緒年間移至高雄旗山，並於民前三十年歲次壬午，再由虔誠移民撥駕至本村，於數年後籌建磚造廟宇一間，粗具規模以事供奉。約十年後慘遭變故，殘垣斷瓦不容忽視，遂議修建三間石造廟宇以供參拜，後因日據時代以消滅固有文化傳統及信仰，故意將本宮毀廢改建為錦安派出所，廢除暨列尊神，並焚毀先帝金身於熊熊火燄之中，先帝大顯神靈跳出火爐外，幸信士張保接藏腹中，並安置家中暗自供奉至台灣光復後，又承地方人士集議再次發起重建，由先帝自擇靈地，並於民國五十九歲次庚戌重建。……（錦園保安宮管理委員會，《保安宮碑記》，原碑現嵌於保安宮內牆上。）

據此，足證西拉雅人對神農大帝建祀一事，積極而有主導性，已經把祂看成自己族群的信仰。簡炯仁（1995:269-276）指出：「平埔族常會假借漢人神明的偶像，以避免漢人歧視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借此以祭拜自己的祖靈，並將自己傳統的文化巧妙地融入該神祇的內容；換言之，他們借的只是漢人神祇的偶像，其內涵則是自己的

傳統。屏東平原老埤以南平埔族祭拜的「神農大帝」信仰，就是一個顯例，是當地平埔族人面對漢人強勢文化侵凌的適應方式。... 平埔族人的「開禁日」是九月十六日，「老祖主祭日」是十月十五日，該地區神農大帝的千秋日剛好與這兩個時段相吻合。

就保安宮管理委員會組織名單觀察，平埔族（括弧者）所佔人數如下表：

附表 3 池上保安宮歷屆管理委員會名錄

第一屆（民國48-50）						第二屆（民國50-54）					
主委李乙葵						主委李乙葵					
委員						委員					
何條清	鄭阿正	吳阿標	林阿仁	謝阿火	李春昌	鄭仁會	林興順	魏來富	江金源	徐阿源	何松炎
陳阿貴	吳朝金	(潘得福)	鄧阿秋	盧阿榮	盧沐興	陳阿貴	王慶源	陳銀超	林茂藏	張海清	(戴進丁)
李葉祥	王慶源	張國	(張红柿)	郭原秀	戴香仔	邱家秀	魏雙金	(戴金隆)	張國	莊合雲	陳筋
(戴進丁)	(戴金隆)	徐添福	邱家秀	陳筋	(戴銀和)	吳學詩					
李海炭	吳學詩					第四屆（民國56-59）					
第三屆（民國54-56）						主委李乙葵					
主委李乙葵						委員					
委員						曾建錦 盧沐興 林茂藏 陳阿貴 林村 邱家秀					
曾建錦	盧沐興	林茂藏	陳阿貴	林雲業	邱家秀	賴木炎	魏火佑	羅肇珠	魏雙金	莊合雲	(戴進丁)
賴木炎	(戴進丁)	羅肇珠	魏雙金	莊合雲	陳筋	陳筋	劉文陸	官遠澄	官遠城	陳文華	
謝羅	劉文陸										
第五屆（民國59-66）						第六屆（民國66-71）					
主委李乙葵						主委邱家秀					
委員						委員					
張阿祿	盧沐興	徐阿源	張乾和	鄭仁會	吳阿標	林錦玲	羅肇春	林茂藏	魏雙金	黃蕭宗	許三貴

江陳祿	魏火佑	羅肇珠	盧木生	黎廷信	林阿火	邱創河	魏火佑	羅肇珠	盧木生	莊合雲	官遠澄	
(戴金財)	邱創河	官遠澄	劉肇乾	吳金火	吳阿生	第八屆(民國78-80)						
余家輝	吳阿水	熊新才	邱金水	江金源	余有妹	主委李耀亨						
彭粉妹	吳錦妹	陳阿貴	范送妹	黃四妹	委員							
第七屆(民國72-78)							王進添	張進任	李春昌	李啟霖	楊春水 (戴天來)	
主委林錦玲							邱創河	(戴明吉)				
委員							第十屆(民國83-85)					
王進添	張進任	官遠城	楊春水	黃蕭宗	魏其全	主委魏其兵						
邱創河	盧木生					委員						
第九屆(民國80-83)							溫慶祥	吳義雄	張阿財	鄧正才	李永增 (戴金財)	
委員							羅茂祥					
王進添	江接通	林瑞榮	李啟霖	魏其全	(戴天來)	第十一屆(民國86-)						
葉錦章	盧木生	邱創森	邱春意	曾其山	官遠澄	主委魏其兵						
							委員					
							江兆發	吳國堂	鄧正才	李永增	邱創森 (戴天來)	
							劉建業	邱春意	張榮錦			

資料來源：《台東縣池上鄉辛未（80）、庚辰（89）年祈安清（圓）醮專輯》，2001年12月，池上鄉玉清宮管理委員會出版。

上表是保安宮建祀後歷任管理委員名錄，據張振岳的調查，表中可確認的平埔族裔，第一屆多達 6 人，將近 1/4，第二屆以後明顯銳減至 1 到 2 人，表明平埔族已不再積極參與保安宮事務了。總之，平埔族人逐漸退出保安宮的信仰，連同乩童也一併退出。⁴¹ 在保安宮建祀立廟的同時，錦園慈善堂的信仰也正在興起，錦園村的平埔族人似乎選擇回歸到祀壺的情境。

41 神農大帝本來有乩花（詳張堯城 2001b:731）。但該乩花往生後即不再有乩童。張瓏議認為，這和客家人不喜乩童有關。（張瓏議訪談，2010.10.30）

(2) 順天宮模式：平埔族利用漢化信仰→平埔主導信仰→平埔再造信仰

福文村的順天宮，是近十年間設置的私人神壇，主持者江秀玲（阿璧）約 15 年前原在富里村開設神壇，當時即以南路開基祖的乩花聞名，後來遷到池上北溪山裡，不久又遷到福文村設壇。其人係一典型的西拉雅族現代祀壺者，透過道教信仰的形式，將祀壺轉化成太上老君、觀音佛祖等形象，具體而有效地吸引了大批傳統祀壺信仰者，以及各族群的信徒。

目前，福文順天宮除了佛、道教各路神明外，也在原初的開基祖祀壺增設向公、向婆。然而，這個祀壺並非阿璧所創，而是源自錦園慈善堂，⁴²她在神龕下用一個藤籃裝著西拉雅族傳統的「向缸」與道教的虎爺併祀，還在壇外設置一個「公界」。尤為特別的是，順天宮右側有一艘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舟上也供著祀壺，這種與原民信仰結合的形式，乃前所未聞之舉。

福文村也是玉清宮所在地，該處曾是西拉雅平埔族馬卡道群的聚居地，因而有「恆春街」之名（陳孫華 2001），西拉雅平埔族應該也曾參與玉清宮的建祀立廟，唯難以舉證。數十年後，順天宮又在平埔舊址重起爐灶，應是族群相互影響的結果。

3. 自來佛祖壇、元極宮之例

福文村的自來佛祖壇與錦園村元極宮的信仰，較難加以歸類，根據自來佛祖壇主事者謂：自來佛祖壇是佛祖自己主動要創設的，如果被佛祖選為乩童的吳進法與壇主過世了，佛祖即自動回歸天庭。亦即，佛祖是自己來救世的。

這兩個近十年間才創設的西拉雅祀壺信仰壇口，有幾個共同的特徵：其一、兩者（吳進法、張明鳳）皆因下一代繼承寺廟後，原創者不被見容，只好出來另創壇口。其二、兩者都不再供奉原來所祀神祇（附乩之神，吳進法為觀音佛祖、張明鳳為上帝公）。其三、兩者都很低調行事。自來佛祖壇與元極宮雖然仍有祀壺，但是祀壺者均

42 慈善堂的向公、向婆是來自富里鄉豐南村，1994 年間因供奉的男主人過世，請阿榮師父去「超度」，遂被迎至慈善堂供奉，向公、向婆是一種西拉雅族傳統的「精靈信仰」，原無祀壺體，現在所見葫體是師父所賦予的。順天宮阿璧所祀之向公、向婆，亦非直接從慈善堂迎來，而是因阿璧老家就在永豐、豐南之間，早知有此一信仰，後來看到慈善堂祀壺信仰興旺，才會加祀此壺。

不願再強調這個擁有廣大信眾的神靈，比較像是暫時寄祀於此，其心理糾結屬家務事，為尊重報導人隱私，茲不贅述。

沒有太祖與開基元祖的光彩，自來佛祖、元極宮就跟一般神壇無異，其後續發展仍待觀察。然而，自來佛祖與元極宮的出現，也衍生出幾個問題：一、從這種方式分支出來的太祖與開基元祖，能代表西拉雅平埔族傳統信仰的延續與擴散嗎？二、客家籍魏期章所供奉的開基元祖，不回供到本廟（富興玄天宮），反而暫祀於此，在一般民間信仰並非常態，又代表了什麼？

池上鄉兩個漢族信仰角頭——玉清宮與保安宮，現階段已完全看不出平埔族的影子。然而，類似錦園慈善堂、福文順天宮的信仰據點，外觀看似漢族的民俗信仰，內部卻仍保持平埔文化的影響力。西拉雅平埔族的祀壺信仰，已在東部流傳 170 餘年，有些成了顯赫的角頭，有些卻遭邊緣化，另有一些則消失在族群的大熔爐裡。

（二）平埔族與阿美族的相互影響

1. 兩族社會文化類同的觀察

西拉雅平埔族與恆春阿美族，這兩個原居台島南端的原住民族，在歷史舞台上交會大概只在 150 年以內，池上鄉算是這兩族人交會最久、生活領域最接近的地方。據高邦光的文章指出，第一批東遷的恆春阿美族領袖 Soel 與 Okak，當他們到達鹿野鄉和平（Palayapay）部落時，因為較當地人晚到，無法取得良質土地，而當時居住大庄（花蓮縣富里縣）的「熟蕃」（平埔族）執行大庄與台東之間的牛車搬運工作，在該平埔族的帶領下，阿美族人北上來到新開園，發現這裡平原寬廣 Soel 與 Okak 即返回恆春告知族人有此新天地，遂募集移居的族人來到池上（高邦光 1933）。此外，「起初『恆春阿美』移居現在的里壠（關山）支廳下之地當時，前記的平埔族，已經在大庄、公埔方面建立了諸多部落，一部份更南下到新開園、里壠附近之地進行開墾。因之，這個地方成為兩族相交錯而居，並無特別可提的反目發生，似乎保持了比較親密的關係。」（移川子之藏等 1935:116; 或見張振岳 2001b:60）足見恆春阿美與平埔族的關係一向良好。

1980 年代，富興玄天宮與錦園慈善堂的祀壺信仰興盛時，重新開始了夜祭、跳戲

（牽曲）活動，大概就在此時，池上阿美族才與西拉雅族有較密切的文化接觸，開啟這個接觸的人是玄天宮的老祖祀壺者張明鳳，他說：「舊人曲要到哪裡找，…腦中閃過的是『只有在地阿眉仔』有在跳舞」（張振岳，1996：83）。錦園慈善堂也緊隨其後模仿，池上地區的平埔族牽曲，遂被定型為阿美族歌舞（跳「番仔舞」）。至於阿美族又如何接受平埔族？在此，試從以下幾個面向來理解。

(1) 族群遭遇相同

早在四百年前，西拉雅平埔族就在台灣南部與外來族群接觸，導致逐漸退出南部平原區，最後在 170 餘年前部分族群遷移台灣東部，過著漢族的水稻農耕和集村式的生活。池上阿美族則「在台南、恒春一帶活動時，即與漢人有不少接觸，受到漢人強勢的壓迫，也為躲避盜匪侵襲，在恒春便改穿漢服、說閩語、拜拜，來到池上後，大部分人仍保持這樣的作法。」（黃宣衛、羅素玫，2001：209；陳春榮，2001：261）。兩族人在東遷以前，遭遇如此相似，來到東部後又同樣穿著漢服、會說同樣的一種外來語（閩南語），彼此應有天涯比鄰的惺惺相惜之感。

(2) 生活領域接近

東遷的西拉雅平埔族，分布在花東縱谷中段的鹿野、關山、池上到富里、玉里一帶，而恒春阿美則較集中於卑南、鹿野、關山、池上等地，兩族東遷後所選擇的生活領域十分接近，所以池上、關山一帶兩族人交錯而居，並無不和的事情發生，反倒由於共同對抗來自西方布農族的威脅，雙方保持合作關係（黃宣衛、羅素玫，2001：39）。由於保護共同生活領域而合作，西拉雅平埔族與恒春阿美族的關係應該會更加密切了。

(3) 祖靈信仰類同

這兩個族群的祖靈信仰，有幾個共通點：

- a. 人死後變為祖靈或惡靈，西拉雅平埔族的模式是「祖一向」，阿美族的模式是「祖靈（*o to'as a kawas*）—野鬼（*o kawas no pala*）」（黃宣衛、羅素玫，2001：357）。

- b. 相似的獻酒儀式：西拉雅平埔族做三嚮，阿美族稱為 *miftir*，相似度頗高。

2. 宗教元素的相互採借

兩個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主要是在信仰方面，可自平埔族主導、阿美族主導兩種發展角度來談。平埔族主導的方法，是藉由邀請跳戲啟其端，最後把阿美族也引入祀壺的信仰圈內。阿美族主導的方法，則是透過與平埔族的「向（巫術）」接觸，進而把向的靈力引為己用。

(1) 平埔族主導的傾向：跳戲

以錦園慈善堂為例，在創壇初時，主事者為讓信眾認同祀壺，一般都會將其合理化，例如：「太祖被觀音佛祖收為部下」、「太祖是番邦的高仙」、「太祖愛看番仔舞」、拜太祖要用酒肉、檳榔、糯米飯等情節，都對阿美族人具有吸引力。吳進法之子吳聰榮接任住持之後，更把太祖信仰引向了台東地區其它原住民族群，他利用「太祖認契子」的方式，目前已經認了 10 幾位台東地區的原住民族群為契子，被這種方式吸引而來的，仍以阿美族居多，其中又以台東馬蘭阿美比率最高，卑南、排灣等族信眾亦有增加。

富興玄天宮在張明鳳主持期間（約民國 50 – 80 年代），因為開創了「以阿美族歌舞取代牽曲」的方法，一開始就受到富興部落阿美族的認同，後來他也請過陸安、大坡等部落來跳戲，這種做法也很成功地把「開基元祖（老祖）」宣揚出去了。

在福文村設壇只有 10 幾年的順天宮，先前在富里設壇時，都是由主持人江秀玲親自帶著信眾（平埔、客、閩都有）做牽曲。遷到池上大坡村的北溪後，因為地緣關係才改請當地阿美族人來跳戲，這種方式很顯然是學自當地。後來，這個「阿美族跳戲班」就一直跟著她，江秀玲還以老祖的身份（起乩時）封阿美族跳戲班的帶隊者為「頭目」，現任頭目是大坡部落的蔡秀玉，今年 74 歲，跟隨老祖已經 10 餘年了。順天宮遷到池上鄉後，因被請去跳戲，從此就跟隨著老祖（江秀玲）了。

(2) 阿美族主導的傾向：

前述池上鄉四處阿美族神壇，其中有三處明顯引用平埔族的向魂進行操作。

福文天妃壇與大坡太子宮的創壇者林粒政和馬永德，之所以會入此道，都是緣自關山觀音壇主劉玉蘭。劉玉蘭（觀音媽乩花）以向術為人治病聞名，據馬永德自述其成乩過程，均使用「做向」一詞，他甚至主觀地認為，在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壠部落遇到 80 歲老巫師送他一個「做向」的磁杯，這些平埔族祀壺信仰重要的施巫元素，他都擁有了。林粒政與馬永德會把向的法力導入自己行乩的靈力裡，在邏輯上是可以理解的，林粒政的操作是以媽祖起乩、向靈治病；馬永德的操作則以太子爺起乩、向靈治病。

福原的無極天宮，是一個比較含糊的例子，主持鄧新財創造了一個叫 Alicou 的祖靈，從阿美族的 *kawas* 信仰中，無法比對出來。然而，Alicou 的發音跟「阿立祖」幾乎一樣，在鄧新財成乩的口述裡，沒有平埔族的元素，但是他生長的大環境裡有，所以，不排除有「Alicou = 阿立祖」的可能。

（三）阿美族與漢族道教的互動模式

就前述阿美族開設的五個神壇而言，最初起因，都是由於創設者個人因素而與道教結緣，但神壇設立後，卻各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歸納起來大致有下述兩種模式。

1. 部落層次認同的建立：福文玄武宮與福原無極天宮的例子

福文村的玄武宮與福原村的無極天宮，兩者有一共同點，都靠與當地部落民眾結合而創造出道教信仰之趨勢，其操作模式最終均導向一個結果，就是引起部落居民集體參與的風潮。參與道教廟會活動，並不代表就是信仰道教，尤其是以原住民身分來看。但是，又無法從廟會活動中界定出參與者的信仰取向，僅能以「集體式（部落）信仰」來形容，這兩個神壇間的差異性，試析如下。

（1）玄武宮的例子：

道教神靈附身→成乩（立壇）→部落主動認同→集體式（部落）信仰

玄武宮的信仰，跟社區環境與居民結構應有很大的關連。據池上戶政所 2010 年

底之統計，福文村有 579 戶 1574 人，其中平地原住民 94 戶 266 人，山地原住民 14 戶 40 人，合計約佔 2 成⁴³。可能因靠近全鄉道教信仰中心的玉清宮，近年來不少阿美族人改信道教。據 Cicalaay（福文）部落會前任主席李三郎估計，目前本部落 90 餘戶原住民中，七成以上信奉道教，就元宵繞境陣頭觀察，該部落年青一代族人相當熱衷於出陣遊街，並熟諳此類民俗活動。

Cicalaay 部落的阿美族居民，信仰道教並非起於玄武宮之設立，但早期信仰者多屬個人熱情。1994 年間，潘秀義帶回的玄天上帝，激發了這股熱情，才會有「部落要開設神壇」之議，就 Cicalaay 部落阿美族人主、客觀立場來看，其對道教信仰的態度，早期多較被動而低調，多半只以信徒角色參與廟會、祭典。玄天上帝的出現，讓族人意識到可主動主導（操作）自己的信仰，玄武宮就是他們化被動為主動的契機，進而發展出部落式的認同。本村稍後出現的開天府，與玄武宮、天妃壇近在咫尺，亦屬此一氛圍下的宗教現象。

從 2011 年池上元宵繞境活動觀察，參與玄武宮遊行陣頭的 Cicalaay 部落青年，均已十分自信陳述其對道教信仰（玄天上帝）的自我理解與詮釋，在遊藝陣頭中，也有許多漢族參與，由於對神靈的共同認知而彼此理解、接納。可以說，Cicalaay 這個社群透過部落式的集體道教認同，已進一步建構出能與大社會（道教主流）正面而平等對話的平台。

(2) 無極天宮的例子：

原民祖靈附身→成乩（立壇）→部落被動認同→集體式（部落）信仰

無極天宮設立於 1992 年間，與福文村玄武宮時間相近，應非純屬巧合。在人口比例上，Ciataw 部落的阿美族只佔福原村 11%，但族人相當集中於中華南路到鐵道邊中西一路一帶，例如中西一路上的 Kakopa 氏族潘來仔的後裔，就有 9 戶數十人，自

43 根據池上戶政所 2010 年底人口統計，池上全鄉阿美族部落中，以大坡村原住民比率最高，達 74%，振興村 69%，大埔村 50%，富興村 33%，福文村 19.4%，慶豐村 16%，福原村 11%。

成一個小社群，無極天宮就設在這個小社群唯一出入口。所以，這個道教神壇之出現，有如上天所賜一般，引起社區的共振效應。

無極天宮的創設，有明顯的「人為」操作過程。例如，創壇者鄧新財自稱：阿美族祖靈 Alicou 託夢要他返鄉鎮壓風災，其對外不用漢名，只用阿美族名 Dami-Dalay，許多信眾甚至不知其漢名。「神明走春」時，選擇以阿美族部落、阿美族人所設神壇為主。這些，均對部落具有吸引力。

就 Ciataw（車頭）部落阿美族人的主、客觀立場看，其對道教信仰的說法都是：家族在原鄉恒春時原本就是信仰道教的。再者，就 Kakopa 氏族潘來仔家族來看，至少已三代人原本只拜祖先，不接納其他信仰，曾因此而不被其他部落族人接納，後來又因拜祖先而被動地接觸到漢族信仰（神龕），最後由於無極天宮的設立，又再一次被動地參與道教的信仰活動，並開始拜家庭神龕以外的佛道神祇，但他們並不主動陳述部落有無極天宮此一事實。

據 2011 年元宵活動的田野觀察，元宵節前，在部落與居民的訪談中，大多對無極天宮一問三不知，也不承認自己拜這裡的神。然而，當元宵節陣頭集結時，與之後二、三天的訪談中，已十分樂於談論無極天宮走春與繞境的種種。⁴⁴ 從表面看，Ciataw 部落的居民，似乎這一年元宵節活動起，始對無極天宮有正面的觀感。事實上，無極天宮與部落聯合走春已持續數年，就目前看，無極天宮與 Ciataw 部落共處的結局如何，尚難預料。所以，無極天宮的操作模式是否會一如玄武宮，達到「集體式（部落）信仰」的結果，尚難定論。

2. 家族（個人）式的認同：福文天妃壇與大坡太子宮的例子

福文天妃壇與大坡太子宮，實屬同一類型，都是由於個人因素而禮拜道教神祇的個案，最後也只發展成家族式的崇拜。勉強要分出其間差異，可能只有信仰者本身背景這一部份。不過，這兩個神壇的創始者，都與關山的觀音壇有直接關係，這一部分已如前所述。

44 2010 年 12 月中旬，本文作者張振岳、黃學堂都各自或一起訪談過 Ciataw 部落的居民三次以上。2011 年元宵前後三日，張振岳也去訪談過，我們仍無法很明確理解這種態度的轉變原因。

(1) 天妃壇

福文村天妃壇，是池上現有阿美族神壇中最早設立的，撇開壇主的族群身分不論，它其實就是一個道教神壇。在開壇救世的 10 幾年間（1982~2000），信徒大多來自外地，本社區居民只佔少數（來拜媽祖）。2000 年間，因壇主辭世而逐漸偃旗息鼓，現已淡出信仰圈子，不再引起太多注意。

(2) 太子宮

大坡太子宮的個案，較為複雜，而其串連阿美族的秀姑巒與恒春兩個社群，是五個神壇中較特殊的。壇主馬永德在成為太子爺乩童之前，就與大坡福德祠有了冥冥之交。池上阿美族在恒春原鄉時期，就有供奉土地公石碑 *ci-palay* 的傳統（陳春榮 2001：270；簡明捷 2006），其後又有觀音媽治病、找回祖父太子爺信仰的歷程。就台灣原住民族祖靈信仰模式來看，其實就是一種成巫式，只是他選擇了以道教信仰來操作，這種選項應該跟他的妻子蔡金妹有直接關係。太子宮的信徒，以大坡部落及鄉內其他部落阿美族人為主。大坡部落的居民信仰，原本就分為道教與耶和華教，太子宮開壇之前，已有族人在此設過道教神壇，目前太子宮負責人馬永德夫妻長年在北部工作，對部落的影響並不明顯。

池上原住民分散於全鄉 10 個村落，據 2010 年 12 月底統計，全鄉有原住民 2311 人，佔全鄉人口 25%⁴⁵，除錦園與萬安兩村少於 50 人外，其他 8 村都有 160 人以上。其中，信仰道教的人數無法詳細統計，但據福文、大坡兩部落族人自我推估，福文村約 70%，超過 200 人；大坡村約 10%，近 30 名。受訪的福原部落原住民，雖然自認是道教信徒，但據保守估計，應有 85%，約有 230 人信仰道教。此外，慶豐村也不能忽略，約佔 20~30%，近 35 人。因此，池上鄉原住民的道教信徒，總計達 500 人。這其中，有 87% 居住在福文、福原兩村，而池上阿美族的五處神壇，四處位在這兩村，顯見大環境對阿美族的信仰取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45 池上鄉戶政事務所 2010 年 12 月人口統計。

3. 從阿美族參與漢族宗教活動看兩族群關係的演變

自 2011 年元宵繞境活動看，阿美族神壇陣頭的參與，其實自成一格，並未完全融入道教信仰的漢族群體中。這場由玉清宮主導的繞境活動，往年都是鄉內各處寺廟主動前來參加，2011 年改為以村為單位，五個阿美族神壇各自以其方式參加。大坡太子宮，是該部落的唯一神壇，當然代表本村陣頭，陣容完全是阿美族人。福文玄武宮、開天府位在神壇眾多地區，雖然未加入本村行列，但陣頭裡有部分漢族參與。福原無極天宮因前一天有「神明走春」，元宵節當天仍出陣頭參與，成員全是阿美族人。天妃壇平常無宗教活動，已多年未參加元宵繞境。由此觀之，除玄武宮能部分融入外，其他神壇與漢族群體大社會仍有一段距離，此為目前所呈現的宗教現象。

就台東地區而言，自 1990 年代起，興起炸寒單與家將陣頭以來，縣內原住民族參與漢族廟會的比例逐年升高，他們玩陣頭、弄神轎的熱衷程度，一點也不輸給漢族，玄武宮一年出陣 15 次左右，算是較活躍者。但大體上，池上阿美族參與道教廟會，並不同於信仰道教，他們還是會強調自己原住民族的身份，例如無極天宮的主持鄧新財，對外不用漢名，只用阿美族名 Dami-Dalay，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六、結語

總結以上各節所述，池上是一「漢族意識」相當濃厚的地區，其原因有二：

- 一、池上地區客、閩族群間的「我群意識」並不明顯，特別是佔有人口優勢的客家族群，向來如此。夏黎明以「區域地理」為觀點的研究中指出：若就各個社群在「群性」的「鮮明度和我群意識的強度而言，戰後池上平原的閩南和客家在多的社會情境下，更適合以「閩客」一個社群來看待（夏黎明 1998:16）。也有相同的結論。
- 二、各族群關係和諧。本鄉平埔族人多為清光緒元年（1875）以後才遷入，與漢籍移民遷入時間相近，而其「我族意識」也很薄弱，甚至以閩南人自居，東遷時還帶入漢族的神祇信仰，例如富興村「玄天上帝」廟、錦園村「保安宮」的崇祀，都與平埔族有關係。所以，在本鄉開拓過程中，族群之爭甚少發生，其中道教信仰的兼容並蓄，是一大助力。

從表象上看，本地平埔、阿美早在南部原鄉時期，都是拿香拜拜的，晚清、日治東遷之際，也把神像、公媽牌帶到新墾地。漢族移民的民間信仰，也早將西拉雅平埔族完全容納於其中，兩者之間並非此消彼長的單向流動，在平埔族群與漢族的文化互化過程中，其母族文化仍在宗教信仰和儀式中被保留著，甚至有些還內化為漢族信仰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在五方雜處的池上平原，各族群毗鄰而居，形成一個以漢族神祇為主的信仰體系，透過各種儀式和廟會活動，將平埔、閩客、阿美各族群融合在一起。

就深層結構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透過夜祭、跳戲、法器、乩童作法等儀式，融入阿美族傳統原始信仰，於是，在文化上，平埔和阿美有了交集。而平埔族的傳統信仰，透過漢族佛道神祇、符籙科儀、行乩救世、普渡祈福、神明繞境等儀式中展現，在宗教上，平埔與漢族信仰融合為一。恆春阿美在恆春時期，即已拿香祭拜天地、祖先、土地公，其祭儀和信仰跟漢族可謂淵源頗深。雖然，光復後西方宗教曾擁有池上鄉內七成的阿美族信徒，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已有七成池上阿美族仍重拾漢族民間信仰。至於池上地區的外省族群，自成一生活圈，與其他族群向來區隔明顯，近年又因政經情勢改變，且族群人口老化，以及和他族通婚、返回大陸原鄉定居等因素，其社群意義已不明顯，而唯一的國語教會也已幾近停擺。大體而言，池上地區的民間信仰，在玉清宮主導下，透過充滿活力的繞境活動，已逐步將池上地區各族群的宗教信仰融合起來了。

從池上鄉的例子來看，以宗教做為族群關係展演的平台，顯然，西方宗教信仰所扮演的功能不如本土宗教重要；全島性的「走靈山」式朝山拜廟，也不如區域性的「炸寒單」遊街繞境熱烈。整體而言，漢族民間信仰在池上地區，至今依然較為蓬勃。

參考書目

丘其謙

1966 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32 台灣現住人口統計。台北：台灣總督府。

全國寺廟整編委員會編輯部 編

1991 池上玉清宮沿革誌。臺東縣：池上玉清宮管理委員會編印。

池上玉清宮管理委員會 編

2001 台東縣池上鄉辛未（80）、庚辰（89）年祈安清（圓）醮專輯。

池上鄉戶政事務所

2010 台東縣池上鄉歷史人口數統計表，99年12月人口統計資料。網路資源，
<http://www.cs-house.gov.tw/index2.php?Act=page6>，2011年3月10日。

李亦園

1992 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杜錦枝

1977 本寺沿革。1977年5月20日。

和田漢

1995 紅頭師公。刊於民俗台灣，第三輯，林川夫主編，頁9。臺北：武陵出版社。

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

2008 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聖欽

1995 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 1800～1945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邱彥貴

1999 池上鄉漢族民間信仰祭典組織初步調查報告。刊於臺東文獻，復刊第5期。

臺東縣政府。

夏黎明

- 1998 池上平原文化景觀的空間過程－土地、社群與國家的論述。發表於「族群·歷史與空間－東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區域研究研討會」，中研院民族所、國立史前館、東臺灣研究會主辦，花蓮，11月25-26日。
- 1999 台灣地名辭書－卷三台東縣。台灣省文獻會。
- 2003 宗教、社群與地方：台東池上與成功的比較研究。發表於「邊陲社會及其主體性研討會」，《會議資料》，p.5-11，台東大學人與空間研究室、東臺灣研究會、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臺東，2003年10月2-3日。

夏黎明 編纂

- 2001 池上鄉志。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高邦光

- 1933 恆春 Pangcah 族的遷移路徑——以 Kakkopa 氏族為中心。南方土俗 2 (2)。

張振岳

- 1996 後山西拉雅人物誌。常民文化出版社。
- 1997 西拉雅平埔族的歷史與現況 -- 花、東縣境內的祀壺現象初探，刊於臺東文獻，復刊第 1 期。臺東：臺東縣政府。
- 2001a 池上鄉志·第八篇宗教第五章民間信仰宗。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763-778。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 2001b 辛未年池上鄉玉清、保安、福德宮聯合慶成祈安五朝清醮。刊於台東文獻，復刊第 6 期，臺東縣政府。

張堯城

- 2001a 池上鄉志·第三篇第一章平埔族。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341-258。台東縣池上鄉公所。
- 2001b 池上鄉志·第八篇第一章道觀。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729-746。台東縣池上鄉公所。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 193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陳春榮

- 2001 池上鄉志·第三篇原住民第二章阿美族。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259-280。台東縣池上鄉公所。
- 2011 池上阿美族的信仰。2011 年 1 月 2 日提供之未出版手稿。（未出版）

陳孫華

- 2001 池上鄉志·第二篇開發。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151-224。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黃宣衛、羅素玫

- 2001 臺東縣史·阿美族篇。臺東縣政府。

趙川明

- 1996 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縣政府。

劉茂源

- 1986 [1974] 探訪 SIRAYA 族——曾文溪畔的平埔族，余萬居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翻譯手稿。

劉還月

- 1994 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靈媒卷。臺北：臺原出版社。

潘繼道

- 2010 清光緒初年臺灣後山中路的「烏漏事件」。刊於「楊南郡先生及其同世代臺灣原住民研究與臺灣登山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主辦，花蓮，2010 年 11 月 6-7 日。

簡明捷

- 2006 恆春群阿美族的分布與遷移—以大正 14 年港口社的遷移為例。臺東文獻，復刊第 12 期。

簡炯仁

- 1995 台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前衛出版社。

簡淑瑩

- 2001 池上鄉志·第四篇漢族篇。刊於池上鄉志，夏黎明編纂，頁 297-340。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羅世明

1997 台東佛緣禪寺、修緣禪寺。臺東文獻，復刊第 1 期。